皇明大政紀

皇明大政紀卷之二十五

臣茶陵譚希思謹輯
金谿閔師孔謹校
金陵博古堂謹刊

穆宗莊皇帝。世宗第三子。孝恪皇太后杜氏生也。在位六年。壽三十六。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丁酉朔。

壬子。上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為隆慶元年。

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中。

瑞先以諫玄修事。被杖下獄論死。上在潛邸。素聞其剴直。故亟釋之。

命以元年正月二日。御門視事。

命欽天監造隆慶元年大統曆。通行天下。

丙辰。行大祫禮于 太廟。

隆慶元年。丁卯。春正月。丁巳。朔。

戊午。 上御宣治門視事。

命錄用先朝建言得罪諸臣。

吏部奏通政使樊深都給事中丘橓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左給事中陳瓚給事中吳時來周怡沈束顏存仁趙軏張選袁世榮御史何維柏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檟淩儒申仲王時舉馮恩郎中徐學詩周冕主事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樞寺正毋德純等凡三十

三人。宜遵遺詔錄用。報可。是日遂除贇時來于吏科。執
禮科。世榮兵科。儒登高浙江道。檟湖廣道。錦維栢河南
道。仲山東道。時舉山西道。猷傳策刑部。俱原職。餘皆以
次推用。其年七十以上。例得引年者。陞秩致仕。如尹相
臣良弼俱太常少卿。張選通政司參議。馮恩大理寺丞
毋德純劉世隆俱尚寶少卿。

命恤錄諸臣以建言死者。

吏部又言諸臣中建言死者。其等有三。戮死者為一等。
應復職贈蔭厚加諭祭。若員外郎楊繼盛左中允郭希
顏錦衣衛經歷沈鍊給事中楊允繩凡四人。其次廷杖
死者。應復職贈蔭。若太僕寺卿楊最編修上恩給事中

薛宗鎧何先裕裴紹張原御史浦鋐曾翀葉經主事周天佐仵倫臧應奎殷承叙凡十三人又次擊獄戍邊斥死牖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左侍唐冑都御史李璋學士豐熙修撰楊愼編修楊名檢討王元正贊善羅洪先大理寺左少卿徐文華都給事中張翀張侃劉濟劉琦御史馬錄程啓元盧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余翺方一桂員外劉魁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王與齡僉事張鑰凡二十八人至如尚書熊浹諫止仙亭御史楊爵彈擊權倖二臣無罪止黜然其忠義風節爲世共仰又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 上從其議于是贈浹少保仍賜祭九壇謚恭肅繼盛希顏鍊允繩各賜祭一壇又

贈繼盛爲光祿少卿諡忠愍蔭其子應尾爲國子生希顔子禹臣仵瑜子賓俱錄爲國子生明年二月又以御史郝杰之奏詔建繼盛祠于保定府賜名旌忠令有司春秋致祭。

掌詹事府事吏部左侍郎陳以勤上謹始十事。一曰定志二曰保位三曰畏天四曰法祖五曰愛民六曰崇儉七曰攬權八曰用人九曰接下十曰聽言。

丙寅上始釋衰服素翼善冠麻布袍素腰絰仍御宣治門視事禮部遵　詔會議　郊社諸典禮及祔葬祔享之制。

一郊祀之禮臣等議以爲天地分祀昉于周禮圜丘方

丘之文自漢以來歷代分合不常諸儒議論不一我
太祖定鼎之初與一時儒臣議酌考訂首建分祀之禮
其後因感齋居陰雨始改合祀至我　皇考仍建四郊
如洪武初年之制蓋　太祖始分而後合　皇考改合
而爲分然　皇考之更制即　太祖之初制也分祀已
久似難紛更宜照例南北二郊于冬夏至日恭請　聖
駕親詣致祭仍奉　太祖高皇帝議至于西苑　帝社
稷之祭不無嫌于煩數臣等竊以爲止宜照舊奉　大
社　大稷之祭其　帝社　帝稷宜罷一　陵寢　廟
祔之禮我國家自　宣宗以前陵寢合葬皆止一后至
裕陵則二后同祔葬　茂陵則三后同祔葬若　太廟

祔享，則推一帝一后。又后惟元配始得升祔，恭惟 孝潔皇后。爲 皇后元配，禮應合葬 永陵，祔享 太廟。先年神主回京時，本部曾請祔享，以其時未有本室，暫祔 奉慈殿側，以俟 孝烈皇后。雖曾正位中宮，然非元配。今先已祔 廟，又奉 孝潔皇后同祔，則配后並配，非 祖宗舊制。若因 孝烈皇后先祔，而使 孝潔皇后不得升祔，則舍元配而祔繼配，亦非 祖宗舊制。況 孝潔皇后宜祔之禮， 皇考先年。已有欽依，近日復有遺 命。臣等竊以爲 皇考升祔 太廟之時，宜請 孝潔皇后祔享，而奉 孝烈皇后于別所。仍于 皇考發引之先，遷奉 孝潔皇后梓宮于 永陵與

聖母梓宮同日祔葬。孝烈皇后既以祔葬似當以次列祔其二后尊謚乞敕臣等撰擬議文奏進薦上册寶庶名分正而典禮全矣。上以禮官會議允當命如議行之、

命修大内神霄殿以祀孝恪皇太后恭上尊號加謚元配李氏爲孝懿皇后尋定孝恪太后享祭俱膳儀以孝懿后祔其歲五享及薦新忌辰行祭悉准孝穆太后制日膳如太廟奉先殿儀又謚裕世子爲憲懷太子藍田王爲靖悼王追封長女爲蓬萊宮主次女爲太和宮主

禁民間放燈。

吏部奏起用原任南京禮部尚書葛守禮等官。戶部右侍郎趙貞吉。兵部右侍郎郭宗皐。都察院副都御史林雲同。右僉都御史曹邦輔。布政鍾卿。副使曹金。金立敬。僉事謝廷旙等。俱從之。

復除吏科給事中周怡。禮科給事中沈束。原職。

禮部請立　皇后　太子。

上曰。立后事可行。皇子尚幼。且先賜名。徐議冊立。

罷西苑兼督部臣。

先是　大行皇帝于西苑隙地。種植麥穀。命總督倉塲戶部侍郎。同司禮監督理農事。收其子粒。貯恒裕倉。以供大祭粢盛。至是禮部。以禁地農作出入非便。宜止

令該監督理少存重農省糴之意其戶侍督農舊銜宜省從之

逮方士王金等下獄論死

初金以修煉爲緣眞人陶仲文子世恩希求恩澤乃僞造五色靈龜靈芝以爲天降瑞徵又與世恩及陶倣劉文彬申世文高守中僞造諸品僊方養老新書七元天禽護國兵策及以金石藥進御倣得遷太醫院使世恩太常寺卿金太醫院御醫文彬太常寺博士至是以遺詔逮鞫皆伏法

戶部尚書高燿等各以考察自陳

得旨高燿等供職燿致仕吳三樂趙鏜改用

黜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大任。姜儆。

刑科都給事中徐公遴言。二人前以御史。訪求法祕。蹤致淸華。今方士劉文彬等已正法。二人不宜逭罪。吏部覆奏。大任等原奉旨訪進法士。似無希覬。但廵按時。甚有物議。宜黜。得旨。革職閒住。

革工部尚書徐杲職

杲以官匠修建。歷陞前職。至是以考察自陳。下吏部議。都給事中上元春等。劾其以匠役官正卿。子文燦傳陞錦衣衛指揮世襲。皆濫名器。壞政體。並宜黜。吏部覆奏從之。未幾太監李芳發其修蘆溝橋。侵銀事。逮付法司。追贓發遣。

原任刑部侍郎鄢懋卿。有罪戍邊。

初懋卿與大理卿荆宷、皆諂附嚴世蕃。奸贓狼藉。嘗以巡鹽都御史。徧歷郡縣。所至騷擾。及橫索有司饋遺無筭。貪黷恣肆。士夫側目。世蕃攻。有司籍其家。嘗寄宷數萬金。事頗泄。懋卿復紿取宷金二萬。宷抵罪。詞連懋卿。竟坐充軍。

詔奪故眞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及誥命。革道官金子剛等太常高士職號。

毀籍仲文墓碑坊碑。田宅。并收中剛及陶世恩玉印五。牙印一。銀印一。銅印十。

命徹西苑內。大高玄等殿。圓明等閣。玉熙等宮。

諸亭臺扁額、各建齋醮宮殿、初議盡毀、禮部惜其材費

請止去扁、從之。

己卯、萬壽聖節、免百官賀。

以 皇考梓宮在殯也、免各王府及天下諸司進表慶賀。

黜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為民、尋以原職謫外任。

初應嘉論大學士高拱、 先朝拱頗銜之、至是應嘉劾吏部尚書楊博、曲庇鄉里考察不公、以私憤讁給事鄭欽御史胡維新、大學士徐階郭朴與拱謂應嘉黨護同官、挾私妄奏、首犯禁例、擬旨黜之、臺諫諸人疑出拱意、謂拱修故怨、脅階黜應嘉。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因

論救應嘉。語侵拱，章下所司，給事辛自修御史陳聯芳等交章論救，階奪于衆論，亦自悔，乃改擬應嘉調用。而拱又疑一敬之疏階主之。嫌隙從此開矣。然應嘉為人傾險奸訐，士論亦薄之。

陞翰林院侍讀學士張居正為禮部右侍郎兼學士

陞兵部主事海瑞為尚寶司丞。

陞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讀殷士儋為學士掌院事。

命科道官王治王好問查盤內府各監局錢糧。

已而太監崔敏等。奏請免查。戶給張憲臣劾之。得旨

詔書所載，自嘉靖四十一年。始備開收支見在之數，與科道官查理未載者，不得槩查。敏等勿論。至六月治等

上清查數因劾內官翟廷玉馬尹等乾沒之罪詔屬司禮監治罪

開廣泰溝以通運道

先是河決沛縣議者請修復運河故道乃勘議新集郭貫樓等處上源已而總理尚書朱衡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今之治河又欲資其利故河流出境山之北則閘河淤出徐州以南則二洪涸惟出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橋四十餘里間乃兩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碭山郭貫樓支河皆已淤塞改從華山分爲南北二支南出秦溝正在境山以南五里許此誠運河之利也惟北出沛縣西及飛雲橋逆溢魚臺爲患甚大聖慈不忍沛縣魚臺

之民橫罹水災拳拳欲放故道臣等仰體　聖心亦有勘議上源之請但考之地形參之輿論其不可者有五自新集至两河口皆平原高阜無尺寸故道可因即欲濬深無異穿井郭貫樓至龍溝一帶頗有河形又係新淤無可駐足其不可一也黃河所經鮮不為患由新集則商虞夏邑受之由郭貫樓則蕭碭受之今欲改復故道則魚沛之禍復移蕭碭其不可二也黃河西注華山勢若建瓴又無涯涘欲從中鑿渠挽水南向必當築壩為力甚難其不可三也役夫三十三萬曠日持久勞民于既疲之餘徼功于難必之地騷動三省其不可四也大役踵興工費以數百萬計匱乏之後措置無策一有

不繼前功盡隳其不可五也臣以爲上源之議可罷從開廣泰滸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堤以防奔潰可以捍魚沛昏墊之民工部請從衡議 上曰可乃鑿舊渠深廣之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其中注遡三河口疏舊河築馬家橋堤道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泰滸自留城至赤龍潭又五十三里凡爲閘八減水閘二十爲壩十有二爲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一丈有奇石堤三十里巳而鑿王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甫導沙河入獨山湖凡爲支河八旱則資以濟清潦則洩之昭陽湖由是運道通運河工成衡又議黃河上自曹縣直抵豐縣堤界新河自南陽起至宋家口可屬之山東驛傳道自宋

家口而南及黃河自豐縣堤界而南可屬之徐州兵備道又于曹縣上下築縷水壩修掃臺以防秋水衝決之患其工費于两淮工本銀及山東河南料價支給皆從之于是叙治河工加衡太子少保進俸一級

八月工科左給事中吳時來論治河未審者三其略曰黃河運河故道難復無論已乃今新河以三難稱者豈不以馬家橋易淺沙易淤薛河易衝爲患哉臣以爲此患在委耳源之不通委將安屬故治源者宜急也夫新河與青原山至近也而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水注焉以一堤而捍諸流又當大山瀉下之勢與素號瀦水之區能保其不潰乎故疏濬分殺之謀宜豫也夏

村邏數十里，地勢居高，必導水于薛河，非開支河，引薛河上流以分派其及三河口鮎魚泉諸地鑿口築堤，瀦以啟閉之間，能免衝決淤塞之虞乎，故畜洩之計宜慎也。願以河渠事命憲臣與藩臬之佐各一人專之，罷濟沽南旺部臣之分理者。上然其言，令朱衡計處以聞。南科張應治等又言，近日三河口之決，以新渠地高不能受汶泗滕薛諸水，故一遇霪雨至于潰溢，而尚書衡故多大言，昔既弄彼三沽而爲大河波及之區，今又穴此一瀰，而萃全兖合流之水，咎有所歸，宜加罰治。得旨降衡俸一級，仍令悉心經理，以圖後效。於是衡復上議，言河固悍難，暴泄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將一聽沙

淤之所爲郎出徐州南而二洪益壯亟爲敗今素出秦溝直境山南五里所强兼受數河之任猶爲有東隘而河流得益駛疾郎夏秋水漲盛極反亦不能出新河西堤外而昭陽湖受之水得遊蕩休焉獨何言爲壑也今欲開新河起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漫無河形者二百五十餘里創作深廣難郎有河形如郭買樓至龍溝減未久稱易塞者亦已盡淤先臣所謂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者也且河之所舍誰能强之不如因河所欲注開之于東邵之上別開支河歷東倉橋以達百中橋鑿家裏溝諸處爲渠使水入赤山湖由之以歸呂孟湖下景山而去至沙河又築壩于支河之下令水由之以出鮎魚

泉而于泉之對河開塘築堤以納其流而殺其勢因言陽莊南陽佃戶屯留城諸閘或宜改建或宜修理俱不可已之功而有司多不得人如徐州守鄒臣督建馬家橋閘旋就傾圮宜重懲之　上從其言下鄒臣巡按御史提問且誡治河官實心幹理毋蹈前轍而都給事中馮成能又言新河可慮者三一自南陽而下至鮎魚口與三河口地形俱高水以平流積滯之故漫溢四野致奪樹藝之地又諸閘半就淹沒而長堤崩潰未已此上流之患可慮也一三河滙方流以西注既湍悍難制而其下達新河猶高屋建瓴衝擊彌甚故泥沙填壅之區淤則懼衝旱則懼淺此中流之患可慮也一夏鎮以南

諸閘水勢高下相懸幾及千丈啟閉之節蓄洩為難此下流之患可慮也以上三患皆由三河上下地勢居高復平衍雖目前告成宜逆爲未然之備　上命以其疏示衡令熟計衡執前議合決河深川之文而增卑培薄於是新河就而西堤亦成三年四月總理河道翁大立又言新河勝舊河有五利地形稍仰黃水南衝一也津泉安流無事隄防二也舊河陡峻今皆無之三也泉地既虛黍稷可藝四也舟楫利涉不煩牽挽五也饋道路之言或稱未便者以魚臺滕沛沮洳成湖谷亭沽頭市廬失利乃倡浮言以搖國是耳臣請以一得之慮熟陳于前夫漕河故資泉水而地形東西高下非有湖爲之

積瀦則涸故瀆以東皆有水櫃非有湖爲之宣洩則瀆故瀆以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禮之計畫盡殫悉獨到者今新河實師其意遇黄流迸奔則以昭陽湖爲散衍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南陽湖爲瀦蓄之地慮不可謂不周矣然水有歸壑隄始無虞宜大興人卒疏囘囘墓一帶開通以達于秦溝令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湖又引昭陽湖水沿秦溝以出留城其湖池退灘者盡上腴之田撥之可得千頃令民得種藝其中計畝出賦以供河渠之費誠無便於此者 上從之

一月從遼東巡按李叔和議定總兵四時駐劄

叔和言遼東一鎮三面隣虜而以河之東西爲界春夏

秋宜備河西冬河氷晩合宜備河東總兵官爲全鎮保障當審緩急策應今乃坐鎮河西而以河東委副將夫虜無多寡而兵有強弱今一月之間三犯河東坐視其虜掠不爲之所是秦人之視越也且總兵部下驍騎皆所選河東精鋭之卒豈專爲河西計哉臣謂總兵宜以隆冬之時移鎮遼陽以援海州瀋陽氷觧回廣寧以防土蠻庶東西皆有備兵部覆奏從之

贈故刑部尚書鄭曉爲太子少保謚端簡

賜祭二壇遣官造墳復以巡撫鳳陽時禦倭功廕其子履淳爲國子生

賜謚原任兵部尚書翁萬達爲襄敏吏侍董玘爲文簡兵

侍陶諧爲莊敏、

册妃陳氏爲皇后。

以登極加恩提調講讀及侍從藩邸諸臣。陞大學士徐階子英爲尚寶少卿。加大學士李春芳郭朴俱少保。舊講官大學士高拱爲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陳以勤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俱內閣辦事。翰林院侍講學士殷士儋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其餘王凝尹樂舜劉奮庸吳自峒周繼潘晟自成等。陞陟有差。階等具疏辭免恩命。 上各加褒勉、不允辭。

原任四川按察司僉事趙祖鵬爲民。鵬初爲編修。結姻權貴。頗爲士論所鄙。及罷官。族人趙馴訐奏祖鵬作詩謗訕。自以宋代子孫。僭擬踰等。及侵奪寺宇田地諸不法事。詔徵下獄論死。至是刑部奏以語言妄誕。坐重辟。不無可矜。遂釋之

詔議錢法

戶部奏錢法之弊有三。嘉靖初稅課皆徵錢。俸給貿易。皆資錢。其後鋪戶濫收惡錢。以充俸鈔。及稅課專徵銀。又民間止用制錢。不用古錢。於是錢法始壅。一也。又法令疏闊。私鑄者多。真僞混淆。則煩揀擇。揀擇太精。則碍行使。二也。又無知小民聽信訛言。轉相搖惑。謂制錢且

罷。遂格不行。三也。宜禁僞錢及濫惡。其本朝制錢幷先代舊錢。俱宜聽民間兼行。稅課房號行戶等銀。俱令收錢。如僞造及阻撓低昂價值者重罪之。詔從其議。

加恩藩邸侍衛直宿報事厰衛官校。朱希孝孫鈺張大用李永譚宏白一淸各蔭陞有差。

加恩內臣

司禮太監黃錦。加祿二十四石。蔭一弟姪爲錦衣指揮僉事。從龍太監梁鈿李芳加祿二十六石。各蔭一弟姪爲錦衣指揮同知。王本馮保等各蔭有差。俱世襲。時錦奏辭新命。爲姪浦乞復都督銜。仍僉事錦衣衛事。下兵部議。會錦以得疾。已太監滕祥等復爲浦奏。且乞授其

姪保等六人爲錦衣官爲錦守墓仍令斌等三十人兒御馬監勇士以志存恤　上皆許之科道嚴用和管大勳陳聯芳張檟等交章言浦前以不職罷不當復而保等欲藉守墓冒官職斌等以厮卒借勇名糜廩餼皆不宜兵部覆請得報允

贈故副總兵黃演爲都督同知

先是虜犯延綏小芹河演死之至是以科臣請卹錄

命立祠享祀加祖職三級廕一子正千戶世襲

太監李芳請裁革　內府匠役工完陞秩官

時冒銜者以百數吏部議留用關住及裁減職級俸薪食糧供役有差仍請自後有貪緣乞陞者聽部參治從

之
是年八月裁革內府各監局官匠計六百六十二員有
逃亡者虛其數量擇革內堪役者補
以景雲殿奉
孝烈皇后專祀尋更名弘孝殿
罷玉芝宮歲時享祀日供膳如舊
初 先帝特建廟奉 睿宗升祔 太廟因罷其祀四
十四年舊廟柱產芝更名玉芝宮欽定祀享禮儀命日
供膳如內殿歲暮大小節辰牲帛諸品如廟祀 上卽
位詔下禮部酌議禮部議請罷免止存日供之膳 上
以出自 皇考孝思復命詳議儀等乃極言我朝 宗

廟之常禮如每年四孟及歲暮大祫則止行于　太廟
大小節辰及列皇考妣忌辰則止行于內殿未嘗有併
祭者國有大事或告于　太廟或告于內殿亦未嘗有
併告者今于玉芝之宮則無所不祭無所不告是　列聖
皆一祭一告而　睿宗則兩祭兩告也其在　先帝行
之則以爲豐于禰廟未爲不可今　睿宗于　皇上爲
皇祖考凡事必兩祭兩告則遠而　列聖近而　先帝
皇上將何以處之至于日供之膳則有可言者謹考南
京　奉先殿原奉　太祖以上　列聖神位迎北京
奉先殿成南京　奉先殿各祭俱罷而供膳至今不輟
蓋以奉安神位之所而持存有舉莫廢之義也今玉芝之

宮既爲　睿宗原廟近又設有　二聖神位故臣等以爲日供之膳宜如舊奉設而悉罷其四時享祫及節序忌辰并有事奉告之祭　上從之然南京　奉先殿乃高皇帝聖靈所寓又遷主于北故仍存日供以見如生之意今以　睿宗視之則有間矣故議者謂玉芝之供膳猶爲瀆云

起趙貞吉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

戶部奏定內府各監局歲派錢糧

因言內府一切供應大率嘉靖初年與弘治年間數目略同自嘉靖二十年以後徵派漸增視正額加倍臣等仰體　皇上崇儉至意酌古準今悉從裁減乞敕監寺

衙門永爲遵守不得濫議增派本部亦不許曲意奉行得旨各項錢糧依擬減派各該撫按其嚴察有司毋容混徵有負朝廷德意

從戶部議酌定昌平密雲糧運事宜

先是二鎮自嘉靖庚戌坐撥漕糧徑運該鎮邊軍便之已而運軍告困仍改通倉空運奸商猾吏因緣爲奸米至腐爛不可食總督劉燾請復改運該鎮戶部議該鎮糧餉空運則蠧弊雜出爲邊軍病徑運則轉搬甚難爲運軍病宜通融立法自今年爲始將去年漕糧令江北山東二總撥赴兩鎮自後年分循次均派毋得偏累一衛一所密雲糧由通州水路運牛欄山交車戶接運昌

平糶由通州石壩吏胥至大通橋陸路交車戶接運仍
什各運官。 上納從之。
三月。戊午夜木星逆行守亢宿。
降原任光祿寺寺丞萬廷言二級調外任。
先是禮科給事周世選劾工部尚書雷禮以私忿中傷
廷言出為僉事且列禮罪狀宜罷禮奏言廷言推陞在
吏部非臣所能與緣世選與廷言及胡應嘉為朋比外
友每聚坐夜分雌黃時事動誣 先帝營建謂臣逢迎
其他指摘皆不根請與世選 廷鞫以明心迹事下吏
部都察院尚書楊博等覆奏廷言以五年進士得拜風
紀儒臣乃猶以外補為嫌舉劾乖剌非清朝所宜有宜

重加降罰禮心迹既白而　山陵重事正屬經理不宜
聽其求去　上命降廷言外任而留禮視事如故
禮科左給事中王治上言四事
一議宗廟之禮以隆　聖孝謂　先帝追崇　獻皇大
備尊稱誠萬世不刊之制至于入　廟稱宗事在今日
尤有當議者蓋　獻皇雖貴為天子之父實未嘗南面
臨天下而今乃與　祖宗諸帝並列雖視為　武宗之
叔父然嘗北面事　武宗而今乃設位于　武宗之右
揆之古典終為未合故　先帝于　獻皇祔　廟之後
世廟之享猶不忘設是　先帝之心亦自有不安者臣
以為　獻皇祔　太廟千萬歲後不免遞遷若專祀

世廟則億萬世不改。惟　陛下敕廷臣博考詳議，務求至當以妥　獻皇之靈，以光　先帝大孝。一議朝講之禮，以圖治安。三議親輔弼之禮，以成德業。四議謹燕居之禮，以澄化源。章下所司。

提學御史耿定向奏科場事宜。

一兩京主考宜簡學行兼長者，毋拘年資。一同考官宜令廣取正備卷，如未稱，責令再閱，或付別房覆校，主考仍自搜閱落卷，毋避嫌輕棄。一初場分經校閱，二三場宜更易品訂，毋令偏重初場，致遺積學真材。一時義體製浮蔓，宜嚴立程式，字限五百。一揭曉之日，宜以中式硃墨卷發提學官查驗，鈐封解部，以防僞濫。一監生字

號宜與生員一體彌封取數仍如舊額已而御史陳聯芳一意重後場以羅實學及令兩京同考閱卷不必書各房字樣主考止以文學爲去取毋以考官爲額數分房爲次第禮部議覆俱允行是科去皿字號監生中式甚少考官王希烈孫挺謂 文廟被沈應元等遮訴語不孫事聞遠治爲首數人如例發遣尋改爲民後有旨令監生編號如舊行將以調停後來也

封杜繼宗爲慶都伯李錦爲德平伯繼宗大興人以 孝恪太后弟封祿一千石累加一百石錦 莊皇后父封祿一千石

起吏部右侍郎林樹聲辭不允

逾月再以疾辭。許之。

命禮部酌議一切應免謝疏。

議在京文武官遇　冊立等大禮。合進一表。其　聖節正旦冬至。止于丹陛前致詞稱賀。一應陞遷賞賜既經面恩廷謝者俱不得具本稱謝。南京并在外五品以上衙門及各總兵官。凡遇三大節。進表慶賀照常例行。或值冊立等大禮例應慶賀者。須待本部題允。方許撰表齎進。其總督撫按俱不得遣例進表稱賀。南京五府掌印官。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大理寺正官及各處總督巡撫官。皆係重臣。一應陞遷及經論劾留用。或軍功受賜邊鎮給賞等項。既不得廷謝。仍許具疏。三司將佐等官。

一同受賞者總兵督撫即與併謝不得另奏其疏務明白簡直不得牽合四六之體務為浮蔓之詞不遵者聽本部及該科參奏詔如議行

降太常寺掌寺事禮部侍郎師宗記為本寺少卿少卿魏承詔袁好禮為寺丞宗記等皆以道流致列卿御史王得春劾其冒濫宜罷下吏部議謂宗記等素習祝贊之事請姑降級敘用今後卿及少卿有缺皆于科目中推舉從之

命纂修 世宗實錄

以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徐階李春芳郭朴高拱陳以勤張居正為總裁高儀趙貞吉林樹聲潘晟殷士儋為

副總裁。姜金和等爲纂修官。

詔贈故刑部左侍郎劉玉爲刑部尚書。諡端毅。賜祭一壇。有司治塟。初玉以大獄罷。士論寃之。至是以恩例恤錄。故有是命。

夏四月。戶部覆御史劉翾條奏鹽政四事。然其事竟寢不行。

詔復駙馬都尉鄔景和原職。景和在　先帝時入侍直贊。意頗不樂。　先帝覺而遠之。後于謝賞疏引馬葦褁屍語。詔下法司問狀削職。至是科道張鹵陳聯芳疏其忠直無罪。遂復官。

吏部主事郭諫臣上言六事。從之。

一正一眞人不當復令世襲一皇親玉田伯蔣榮安平伯方承裕宜止本身照泰和伯陳萬言例著爲令甲一衍聖公遇有親喪宜令守制其襲封所司代奏候服滿起送承襲服內免其入賀一太常鴻臚禮樂之司正卿宜用進士令其參酌禮儀約束官屬別途出身者太常至少卿而止秩滿止許加俸其制誥兩房中書官不得陞列九卿一兩司方面圓缺宜于本省或隣省就近遷轉令刻期赴任一府縣官賢能者宜久任其治行卓異者知府歷二三考得陞參政知縣歷二三滿得陞左右給事中得旨允行

改殷士儋爲吏部左侍郎兼職經筵日講如故

刑部尚書黃光昇以疾乞致仕許之。

詔追贈故新建伯王守仁爲新建侯，謚文成賜祭七壇都督周尚文爲太傅謚武襄大學士蔣冕爲少師謚文定吏部尚書喬宇爲少傅謚莊簡各祭九壇禮部尚書汪俊爲太子少保謚文莊祭一壇戶部尚書王杲爲太子太保祭四壇刑部尚書喻茂堅爲太子少保祭二壇各命有司治塟少詹事黃佐爲禮部侍郎僉都御史朱方爲副都御史各祭一壇。陞南京禮部侍郎呂柟爲禮部尚書謚文簡大學士石珤爲少保改謚文介追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贈謚誥命及仆其諭祭等碑奪侍郎張電誥命從都給

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學等言也。

平虜衛地震。

五月以漕運重困詔臨清免運船帶磚。

詔復故大學士楊廷和等原職尋贈官贈謚有差。

廷和謚文忠贈太保王廷忠肅敏聶保貞襄皆少保梁

材端肅太子太保徐問莊裕林俊貞肅吳廷舉清惠皆

太子少保曾銑襄愍楊守謙恪愍商大節端愍皆贈兵

部尚書孫繼魯清愍兵部左侍郎劉守盆文莊禮部左

侍郎羅洪先文恭光祿寺少卿仍廕廷和一子爲尚寶

司丞銑守謙大節繼魯各一子爲國子生尚書劉訒贈

太子少保侍郎程文德贈禮部尚書汪　贈兵部尚書

翟鵬復尚書職張漢復侍郎職又以給事中岑用賓言
賜唐胄祭一壇給葬之半罷故江西副使汪一中專祠
及其子蔭以御史陳省言追奪故副都御史盛端明贈
謚誥命勒原任文選司主事史際閒住
虜犯大同參將劉國引兵禦之戰于西山虜遁去
詔罷寶坻縣等處採取魚鮮著爲令
降御史齊康二級調外任
初康以論拱屢被論劾疑徐階主之乃疏論階險邪貪
穢專權黷國狀復言 先帝往欲建儲堅執不可及
延上從徑階懷疑懼遂屢稱病以嘗 上意又與李春
芳聲相倚有旨切責康妄言令階春芳安心視事於是

階疏辭。春芳亦乞休。上皆溫旨答之。科道陳瓚歐陽一敬陸儒張檟交章劾康爲拱門生聽其指授。宜寘諸法。寺丞海瑞言階事　先帝無能改于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亦有足多者。康搏噬善類。其罪又浮于拱。左都御史王廷言拱前後被劾不引咎。輒復逞辯。以故言者不已。康懷奸挾私。黨邪悞國。不重治無以慰人心定國是。尚書楊博侍郎遲鳳翔樊深等。各奏康妄言。乃重謫康。而諭留階。

大學士高拱懇疏乞致仕。許之。

時九卿大臣南北科道紛然奏詆。連章持疏不下數十

其持論稍平者勸　上亟賜拱歸以全大臣之體其他詞不勝憤輒目爲大兇惡寺丞何以尚至請尚方劒誅拱巡按御史在邊方者轉相倣效拱稱病乞休疏屢上上恩禮有加拱終不出　上知拱不可留乃報許　命馳驛還鄉調治仍賜白金文綺遣行人護送

遣檢討許國給事中魏時亮頒即位詔于朝鮮

六月釋高墻禁錮庶人克瓊等

幷庶人聰㴩等家屬還本府有司給養贍米如例

命南京工部觧織造餘積料銀濟邊

戶工二部未觧者悉停止應天府仍追徵准明年料價

詔天下暫免决囚

詔革太和山分守徵太監呂祥還。

時御史陳省劾祥七罪。兵部覆言。宜罷。上是之。已而用監丞劉進。得都給事歐陽一敬諫。而更用監丞柳朝仍兼分守。兵書郭乾執奏。乃以給朝提督太和山關防毋兼分守。

乙亥夜。月犯畢宿右股北第一星。

紫荊關雨雹。免陽和高山二衛屯糧。

陞大理寺右寺丞海瑞爲左寺丞。御史耿定向爲右寺丞。

秋七月。陞兵部職方司郎中周冕爲太僕寺少卿。

追復吏部尚書李默原職。賜祭四壇。

罷南京振武營諸選募。孝陵衛餘丁千餘人。

入隸大小教場神機等營同正軍操備身終勿補各將
官家丁及前尚書李遂調淮揚民兵五千餘人俱散遣
之諸悍卒銷除矣
命侍郎趙貞吉暫攝國子監事
時御史方新追論祭酒胡杰往典試南京與諭德吳情
罪同罰異乞幷黜都給事王治等言杰即無他業巳爲
人指數恐其慙于講席得旨改杰別衙門用杰不自安
再疏稱疾求去許之
八月 上幸大學行什奠禮
贈故尚書彭澤等官
澤少保顏頤壽太子少保何孟春禮部尚書楊最副都

御史石金喩希禮光祿寺少卿故貴州提學副使蔣信復其官幷謚澤襄毅孟春文簡最忠節仍賜祭塟。

復故總督薊遼右都御史王忬官

因其子世貞上書訟父冤也

降太常寺少卿周怡爲山東按察司僉事。

怡上疏陳五事　上以爲抗違命降之然其言亦迂誕

增築宣府鎭城。

遼東鎭臣討擒叛賊黃勇以聞伏法。

召譚綸與戚繼光入京

旲時來言綸繼光俞大猷皆知兵宜召來使專督練邊兵以省諸鎭徵調之擾兵部覆言大猷才宜于南且老

矣綸與繼光惟　上所用故召之

贈故員外郎申良爲太常寺少卿

給事中張遜常泰右春坊周鐵俱光祿寺少卿先是吏部議恤以光祿少卿馬從謙及良等名上　上不許復引例奏請亦報罷蓋從謙以劾中官杜泰得旅故中貴人撓之于是科道王治麗尚㵾各上疏援部議力爭

上以從謙所犯比子罵父律終不允惟申良四臣得追

贈云

九月　命太監呂周高相陶金坐團營尋罷之

兵部尚書郭乾執奏謂團營之制起于景泰經　先帝

裁革盡復　二祖三大營之舊官有定員不用內侍

上不聽。科道歐陽一敬、孫枝、韓君恩等、各上疏力爭。章下輔臣徐階。反復言內臣委無團營可坐事體有碍施行。上從其言。

虜寇薊鎮。

虜由界領口。羅漢洞。潰墻入。大掠昌黎等縣。時宣府報西虜黃台吉。擁兵窺伺陵後南山。兵部以聞。上命總督劉燾。總兵李世忠。巡按耿隨卿。東禦土蠻。總兵劉漢。西防黃台吉。遣京營參將陳良佐防護陵寢。總督王之誥。自鴈門還駐。懷來巡撫曹亨。自保定移兵于通州以備之。

大學士郭朴乞致仕。許之。

令馳驛歸。祈罷尚鵬。論朴負才使氣。無相臣體。上不聽。而凌儒復詆其父喪奪情。毋耄忘歸。于是朴求去益力。章三上。乃得免。然朴爲人長者。儒之尋端力攻。時以傾危目之。

蔭原贈光祿署丞孫鏜男尚恩爲國子生。

鏜松江賈人。嘗糾集山陜諸商。協力禦倭。先帝嘉其節。故贈蔭之。

冬十月。癸未夜。金星入南斗。

御史耿定向。上明學術。正人心疏。

南京禮部左侍郎陳陛卒。

陛以奉命勘估皇陵修理工役。至鳳陽病卒。爲人

醇謹有淸譽嘗預修　大明會典同考會試者二主考應天鄉試提調禮部會試各一計聞上以陞沒于公事贈禮部尚書諡文僖祭葬如例

逮原任宣大總督都御史楊順巡按御史路楷下獄論死先是錦衣衛經歷沈鍊疏請誅嚴嵩論發保安州爲民嚴父子啣之會順總督宣大嚴以鍊屬順殺之適虜犯大同諸衛堡殺掠甚衆順不能禦反縱兵妄殺被虜者冒報首功鍊不平爲詩刺之有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覔頭顱之句順亦恨鍊遂與楷謀誣鍊以交通妖賊閻浩勾虜寇邊當斬阿嚴氏父子意使參議朱天俸僉事許用中文致成獄鍊竟坐死士論寃之無何順以

虜入應懷不能禦又殺平人冒功爲給事中吳時來所劾楷亦以順黨不能實奏幷逮治京法司言順守備不設爲賊所陷論斬楷奏事不實輸徒作嚴氏深德之順竟免死謫戍振武衛楷降雜職邊方用嚴氏旣敗鍊以遺詔褒恤至是科臣陳瓚追論順侵盜賑恤銀及盜邊儲銀七千兩賂楷與共殺鍊謫戍未盡其辜鍊子襄亦爲父訟冤乃命逮順楷下法司及錦衣衛鞫治俱坐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並追其所盜贓銀天倖用中下巡按御史提解來京問時法司及錦衣衛言天倖用中強阿順楷意殺沈鍊然非其本謀不過委靡阿私宜稍從末減得旨宥死發邊衛充軍明年四月楊順

死獄中。

十一月癸亥。上親南郊。行大祀禮。

親郊之典。久缺不講。上初嗣服。即命禮官。綴葺舊章

行之。稱快覩云

以海瑞為南京通政司右通政。

十二月。河南布政司右叅議謝廷蒞予告

賜何塘謚文定。復夏言吏部尚書職。

復故戶部尚書萬鏜等官。

副都御史江潮。御史郭弘化王時柯。郎中胡璉。主事余

禎等。亦復原官。仍加贈鏜太子太保。潮兵部侍郎。俱賜

祭葬。璉太常少卿。弘化時柯禎。俱光祿少卿。諸臣皆一

先帝時以建言得罪者鏜以諫百花酒爲趙文華誣麽褫職潮以劾問妖犯李福達劾奏武定侯郭勳罷弘化以諫採珠採木削籍時柯璉禎並以議大禮廷杖下獄璉禎杖死時柯編伍至是江西撫按任士憑蘇朝宗奏遺詔疏名以上故有是命

戊辰隆慶二年正月辛亥朔

允行永平海運

巡撫順天都御史劉應節等以永平西門直抵海口至天津凡五百餘里可通漕戶部覆言故事獨薊鎮有遮洋總而無永平海運今驅漕卒冒不測之險于計不便即如撫臣等言請以山東河南額派薊鎮漕糧分撥折

色十萬石。俱改本色運至天津交兌永平通判指揮等官徑自領運。不必兼同原運官軍。其沿途轉般入倉工費皆如漕規扣給。以原撥永平民運及太倉所發年例如數抵還薊州。　上從之。

詔革正一眞人名號。奪其印。

張氏自東漢建武中。張道陵以修煉符水術起。傳數世有張魯者。號能攝役鬼物。愚民神而祀之。魯之子元忠卽道陵煉丹處設壇授法。唐會昌間。始賜額眞仙觀。宋大中祥符間。王欽若奏改爲上清觀。元至正中。始封正一教主眞人。主領符籙事。　國朝因令承襲傳至嗣孫張永緒。以淫縱閑術益衰。永緒死無嗣。江西守臣因言

張氏職名賜印。不載典制。且隱稅逃役。公行吞噬。無功有害。宜永爲裁革。禮部覆如守臣言。請革其封號。止以裔孫張國祥爲上清觀提點。鑄給提點印。上從之。

禮部尚書高儀等。覆上疏請立東宮。以宣德成化弘治間册皇子。皆二齡。六齡事例爲據。上乃命擇日具儀以聞。

議革浙江水陸官兵。

兵部覆浙江撫按官趙孔昭等。奏浙江水陸官兵應革者八千人。歲減兵餉銀共一十四萬餘兩。止徵銀二十二萬兩有奇。以給存留官兵。又寧波既設海道副使。兵備事可以兼攝。其紹興兵備可省。令寧紹台分守參議

移駐紹興台州兵備僉事兼分巡三府至于寧紹台參將各防禦信地仍聽總兵官居中調度 上皆從之

改戶部右侍郎萬士和為禮部右侍郎

黜給事中石星為民

星條上六事一曰養 聖躬鰲山燈事既不可追酒色之害實當深警二曰講 聖學願即將經筵及時舉行三曰勤視朝願從日出視朝以周知民情以總理萬幾四曰速俞允願于尋常章奏三日而下兵機之事則不時進覽五曰廣納言 陛下下詔求諫未幾而少卿周怡即以言觸忌諱怒而出之外任給事中陸鳳儀以偶遺 聖旨怒而出之為民伏望 陛下召還二臣俾復

舊職。仍諭諸臣。勿以二臣爲戒。六曰察讒譖。間有一二內臣。專作威福。肆爲無忌。因言官攻發其奸。遂怒目切齒。欲行中傷。惟皇上深燭其情。于凡一切譖毀之言。悉置不行疏入。上怒以爲惡言訕上無禮。命廷杖六十。黜爲民。

給事中王璽等。言內庫之弊。其在外者有三。曰包攬花貲。曰觧戶私逃。曰那移延緩。其在內者有四。曰鋪墊常例。曰守門科尅。曰茶果餽儀。曰棍徒需索誆騙。得旨。俱如議行。

兵部左侍郎鮑象賢卒。詔贈工部尚書。賜祭葬如例。象賢爲人。廓達練事。多大

略。歷任三十餘年。所至有聲。時論稱之。

附錄太監李芳等請停徵近年加增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白青鹽二萬斤。以後歲辦。止照成化弘治年間例米方一千五百石。鹽十二萬斤。上嘉其節惠愛民從之。

二月。南京刑部侍郎吳悌卒。

詔賜祭塟如例。悌清修剛介。生平一節。士論與之。

論山西石州被虜功罪。

先是九月。虜俺荅。寇山西石州。陷之。殺知州王亮。留壁石州間。出精騎。剽掠交汾等處。山西騷動。又會有薊鎮之警。京師戒嚴。上命羣臣集議防虜之策。階等條上

責實效定責任明戰守申軍令重將帥練軍兵繕城堡
團民兵處久任廣招納儲人材理鹽法擇邊吏凡十三
事上皆詔行而邊臣不能用故虜入邊已二十餘日
勢甚橫後以在內地久氣亦疲又雨潦淹旬馬倒死者
過半皆杖馬箠徒步歸所鹵獲多不能盡載往往遺棄
於道浸尋蹣跚至十餘日始出邊而我軍無一人禦之
者第早從王之誥之請趣令西援雖無救于汾石之禍
猶得以擊其惰歸或頗有所獲以紓華人之憤而當事
者昧於機宜及爲虜偏師所綴令其得志益輕中國殊
可恨也虜既去汾石申維岳始約孫吳兵進戰及虜出
岢嵐東北吳覓以非巳信地引還大同而維岳田世威

終不敢戰之詔遣二將亦皆遷延不見虜而還又十有四日虜悉遁去諸將乃稍稍出獲奸細明海等董壹兒黑里器及他老幼疲弱類以掩襲得之獨方振一與虜遇尤月逐虜於嵐縣晋明村俏稱敢戰而已事聞 上命奪鎮撫總督等官俸令同給事聽勘而逮繫維岳及世威劉寶王學謨至京鞫之下御史勘實至是御史王漸勘上因劾之詰等罪推振月功下法司會議法司以地方遠近兵力衆寡分別議罰請首治維岳世威寶及繼洛學謨僨事殃民之罪守備楊時隆以下不守信地罪次之太原府同知李春芳岢嵐州知州王下賢繕修不完黑雲龍等偏禆撫策隰州知州魏宗芳等收斂不早

罪又次之之誥專守南山難于遥制吳失於應援而衆寡不敵宜薄其罪議上得旨維岳世威賨各斬繼洛學謨謫戍邉春芳下賢降三級之誥降二級應用吳落職克爲事官管事雲龍宗方時隆等及各分守管操等官下巡按御史提問以聞振月各陞二級賞銀二十两先後捕獲奸細明海等及叛人董嗑兒等黒里嚚等俱斬以狥時邉臣巽愞怠玩掩罪冒功積弊已久故恣虜出入動得利去至是議罰將士始知畏法焉

乙酉　皇第四子生

聖駕親祭先農躬耕籍田

命大學士李春芳掌詹事禮部尚書殷士儋爲會試考官

取中田一儁等四百人。

壬辰，經筵開講。

減江陰縣歲進子鱭魚之數。

縣歲例進新子鱭魚萬斤，路遠，數多不堪。 上用光祿卿趙錦請，自今止貢五千斤，餘皆折色便。從之。

改南京禮部尚書趙貞吉為禮部尚書

初，貞吉以起廢詔，日侍講讀，時年六十餘，然氣壯甚，議論侃侃，輔臣薦其可大用。 上心屬焉，及遷南京吏部右侍郎林燫代。一日 上手詔諭輔臣，謂燫南京用，而召貞吉還為講官，添註詹事府，與尚書殷士儋協管府事。已而士儋以府事讓貞吉，不允。

命鄒應龍唐繼祿龐尚鵬分理各省直鹽屯。
應龍總理兩浙福建二運司雲南廣東各提舉司。兼理
江西浙江福建兩廣雲南貴州湖廣等處鹽屯。繼祿總
理河東運司陝西花馬池西川提舉司。兼理宣大山西
陝西四川等處鹽屯。龐尚鵬總理兩淮長蘆山東三運
司兼理江北山東薊遼保定河南等處鹽屯。各給總理
鹽屯關防。賜之敕。
丁未。上詣 天壽山展謁諸 陵。
庚戌。 駕還京。
三月陞刑部右侍郎洪朝選爲本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右
侍郎鄭世威爲刑部右侍郎順天府丞吳時來爲南京右

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右通政姜寶爲南京國子監祭酒。

辛酉。上御皇極殿傳制冊立皇子爲皇太子。

詔起吏部右侍郎林樹聲原職陞諭爲本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

廷試。賜羅萬化黃鳳翔趙志皐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先是內閣已取定李長春王家屛田一儁矣奉旨易二甲進士前三人踰月改長春等及沈一貫張位李維禎等三十人爲庶吉士。

丙子。上幸南苑。

先是左右有言南海子之勝者上欣然欲觀階等奏止不聽是日駕至則荒莽沮濕宮館不治上亦悔

之遂　命還蹕。
命太監李佑往督蘇杭織造。
工部及科道孫枝郝杰各疏乞罷遣官。不聽。明年二月。
詔以太監陳洪所呈花様續發佑趣辦一千八百六十
疋。工部科道皆以民力難堪爲言。　上不允。御史賀一
桂劾洪惑　上病民蠹政誅利。下所司。四年二月。太監
崔敏傳旨令南京加造段疋數至十餘萬。工部復言加
徵不如趣正供之爲易。新派不如責舊逋之爲速。　上
頗然之。乃令加派數中。惟供　御用者。別造三分之一。
其他准歲造額。六年二月。詔遣内臣往蘇杭織造龍袍
翟服絨錦鸞帶。都給事中陳行健。御史侯居良疏請停

止。不允。于是工部言蘇杭自倭患之後。瘡痍未起。加以水旱流移。府庫虛竭。而織造之費甚鉅。勢必加派。民困難支。請大加減免。或去其半。至于差官。尤宜愼重擇忠謹之人。安靜行事。庶地方不擾。而民獲更生。 上可其奏。令會同該局。擇最要者。先行造進。所遣官。務宜安靜毋得擾民。

四月。命追奪承天府元佑宮田入官。宮玄妙觀也。自陶仲文請易今名。以爲祝延 聖壽之所。而高士劉永德因奏乞供養之田。歲八千七百餘斤。至是從撫按劉懋言。追奪之。徵其租以供漢江築堤之費。

贈侍郎王道爲禮部尚書

賜謚文定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謚文簡故太僕寺卿

李舜臣賜祭葬如例

五月令薊鎮練遊兵仍募鳥銃手二三萬三千於浙

總督都御史譚綸疏言今之策虜事者皆曰乘障曰設

險然計薊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又散布于二

千里之間卒晝地數丈而守以一軍虜虜數以十萬衆攻

我一面欲虜勢不張不可得也故言者亟請練兵然臣

以爲遊兵破虜誠爲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虜長技

在騎而我制之非車不可顧虜入動十餘萬而吾車戰

不過三萬人非有見伍勢不得不召募之兵與尺籍軍

異召募之軍非強壯不入選既無素養之恩有疾輒汰又無歸老之計既以車戰又無馬料自非酌擬尺籍軍之食而稍優之必不樂從計三萬人宜各月給銀一两五錢歲費五十四萬司農告匱是一難也燕趙之士雖多慷慨自備胡以來銳氣盡矣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成此萬二千人者臣與戚繼光召可立至用之可立效教成之後留之實邊可使從者半散之歸農可立效無後憂而時方疑其用之不可北撤之不可南慮其有他是尚以臣與戚繼光不可信夫不能信矣尚能任之專哉此二難也軍旅之事務在威嚴燕趙之人素驕驁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師近流言

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且釀他患是三難也我兵素未嘗虜戰而勝虜不心服能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第慮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舉此四難也臣熟思之不如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除乘障應援者皆如故昌平總兵所轄地方兵亦就彼訓練如故若臣標下兵二枝振武營遊兵一枝順天巡撫標下兵一枝遵化遊兵一枝薊鎮總兵標下兵二枝又聽臣於大名井陘二兵備道選民兵一枝調眞定遊擊標下民兵一枝眞定等府違官舍及各路防秋民兵中選一枝共爲十枝每枝務足三千人若尚不足又聽臣于十路稍緩策應兵中選取共三萬人列爲三營營分爲三軍一營駐密

雲一營駐遵化各用參將一員遊擊一員一營駐三屯營中軍屬於總兵郭琥左右二軍仍用參將遊擊各一員如法訓練專備禦戰仍付戚繼光以總理薊遼保定等處練兵總兵官之職而命巡撫劉應節專任提調臣實總督之每遇春秋兩防三營之軍各移近邊密雲營屬密雲兵備副使遵化營屬薊州兵備僉事三屯營屬永平兵備參政各隨營監督而臣與應節繼光往來督勵小營自禦大入併力務各負墻以戰禦之邊外此為上策萬一乘罅潰入臣等決一死戰以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為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微功若圖塞責是為無策臣等罪安逃哉又言中國長技無如

火器欲練兵三萬必得鳥銃手三千人爲衝鋒而戰習
邊人非遲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迫請選取浙兵三千
人以濟一時之急期以三年俟邊軍既練乃遣願留者
聽惟　陛下裁擇疏下兵部主綸議請命繼光仍以署
都督同知總理薊昌保定練兵事務該鎮總叅遊等官
凡受總督節制者并受繼光節制本官仍受總督節制
府州縣官不得阻撓違者聽綸叅奏處治給以敕書符
驗關防旗牌又請遣錦衣衛官二人往浙江募寧紹台
温金衢等處鳥銃手三千人給會器恤其家屬優其資
用付杭嘉湖叅將胡守仁原任叅將李超將之而北無
誤防秋至鎮之日人給衣鞋銀一兩日給銀五分費暫

出太僕寺以後戶部更議其分立三營事令繼光會譚綸熟計以聞得旨繼光以原總理總兵事務防秋以邇所取南京令巡撫趙孔昭責令守仁超選募督發不得遣怠致悞軍機各兵在途錦衣官稽督守仁等嚴行鈐束所過騷擾其他悉如部議

追錄故新建伯王守仁平宸濠功令世襲伯爵

先是嘉靖初守仁已受封會忌者媒孽其事異議紛然遂見削奪　上即位始命江西撫按官勘覈向來功狀至是以聞下吏部會廷臣議皆謂守仁勘定禍亂之功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威寧其績尤偉當時為忌者所抑大功未錄公議咸為不平今宜補給誥

務令其子孫承襲世世勿絶以彰　朝廷激勸之功從之

賜原任山西巡撫都御史趙時春祭

初時春選庶吉士授兵部主事嘉靖九年以建言革職十八年薦起除翰林院編修十九年復以建言革職二十九年薦授兵部主事歷僉事副使巡撫山西被劾去官隆慶元年復薦起未及用遂卒於家時春爲人沉毅慷慨敢於任事又習騎射有將畧時重其才都御史王崇古爲請祭葬部議時春四品未考滿以軍功特予祭一壇

兵部請移改三關將官

兵部言山西一鎮舊以大同爲藩籬警備差少自嘉靖壬寅失事之後大同塞墻不守遂與虜隣三關邉隘皆虜必犯之地矣然鎮城尚在内地虜必糾合諸部乃敢深入故在關南則憂大舉偏老一帶迫近虜巢居常則有遊騎出入之苦遇冬又有套虜履冰之備故在關外則慮零寇今寧武在忻代偏岢之中既有總兵官駐之東西有警便于策應至如老營堡遊擊宜移駐馬站河西守備宜改爲叅將駐灰溝營水泉營防守宜改爲守備以便防禦其募軍買馬費請發太僕銀二萬五千兩給之

原任光祿寺丞胡膏以罪擬死

先是胡膏侵冒官餉銀四百兩。爲巡視給事中楊允繩所劾。膏誣奏允繩毀訕玄修。　先帝怒。下允繩獄論死。而膏亦謫四川重慶府通判。稍遷同知。尋以贓敗。至是給事中李用敬追論其奸。　詔下御史逮問。膏論斬。前所侵冒銀還官。沒入其田宅服器。都察院具獄得　旨。如擬。

令變賣種馬之半。每馬價銀十兩。徵收草料銀二兩。從太常寺少卿武金言也。

六月。詔停差真定抽木內臣。是差歲令府佐領之。給　金牌勘合十道。

七月敕刑部侍郎洪朝選錦衣衛指揮程堯相勘問遼王憲㸅罪狀。

命執內使杖爲首者一百發烟瘴地充軍。

內使許詥坐挾取赫人財事發巡視中城御史李學道。不候參提遂執而笞之其黨皆忿恨不平是日朝罷有內使百餘人突出至左掖門捽學道衆中奮挺毆之踣地百官相顧錯愕時吏部尚書楊博向錦衣衛陸炳曰此君責也陸乃命校尉識認衆乃觧臺省不能平交章論奏司禮監問計于徐階階言內監合先發朕好輕處司禮從之階乃擬旨杖爲首者一百遣邊戍餘各杖六十發充　孝陵衛軍學道亦以擅笞內侍不請事體調

外任。

大學士徐階上疏乞休。　上許之。

命馳驛遣行人護送歸有司歲給夫八名月給廩六名。

仍賜敕諭。

斬福建行都司都指揮傅應嘉。

巡撫涂澤民巡按御史王宗載劾奏應嘉受賄縱海賊

吳平罪當斬。　上命即其處會官斬之。

禁內官進貢多用馬快船竊載私貨者。

從南京兵部劉采言也。

八月雲南叛酋鳳繼祖平。

先是繼祖與尋甸土舍鄭璇爭襲參政盧岐嶷使使諭

解不聽。反執殺跶。而發兵圍武定府城不克。還襲敗通判胡文顯周良卿等。兵備僉事張澤女之。知府周賚等率兵近擊於法刚渡亦敗。滄瀾兵備副使楊守魯等。乃大集土漢兵與賊遇於會姜。至連破之。賊潰走至雞羅山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官軍追及之。因縱反間入賊中。購以重賞。於是賊黨遂斬繼祖首。詣軍門降。事聞。

上命賞巡撫呂光洵譚綸總兵沐朝弼等。陞楊守魯一級。是役也。土官助戰効勞者。祿紹先而下十餘部。惟易門縣土官縣丞王一心。陰與繼祖合約爲內應。會事露。爲百戶韓世賢弟生員世仕所擒。與繼祖捷音先後列

上。上仍命加賞光洵朝弼銀幣。世仕送監讀書。

都給事中何起名條上四川鹽茶二事

謂保寧府一州三縣茶徵本色輸運甚艱宜如嘉靖中舊例改徵折色或解藩司為賞番之費或解陝西備買馬所用之設其州茶馬司當為裁革川中鹽場舊定上中下三則納課邇來井塌丁逃舊者有賠納之累新者有增課之擾宜酌出產厚薄以定課額招集竈丁廣開小井以補舊數而保寧重慶嘉定潼川夔州商不利販涉宜量增引票使之就近告給仍嚴立禁防使奸商不得影射官吏不得誅求得　旨允行

兵部覆請優錄降人白春等并議招降賞格以聞

初大同妖人丘富者入虜中教為城堡宮室布滿豐州

川名曰板升。以居中國被虜亡命之衆。每入寇。輒使前驅爲嚮道。邊民苦之。　上卽位之初。詔懸賞格。降人應募者以千計。而白春等五人。已各有部落。畜産饒富。至是聞風。各率衆來歸。　上嘉之。命授附近衛百戶。賞銀五十两。仍懸賞格于邊外。

復誠意伯劉世延爵。

世延旣廢。後南京科道岑用賓等。交章薦之。世延亦上章訟過。俱下吏部集廷臣議。謂世延先祖基。有開國翊運功。世延前以奏事狂誕。非有大故可棄。　上從之。故有是命。

大學士張居正疏陳六事。

一省議論伏望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効欲爲下
事須審之於初務求至當及計慮已審卽斷而行之如
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沮之而終不爲之撓欲用一
人須愼之於始務求相應旣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
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　天
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須
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托空言一振紀綱近年以
來紀綱不肅狠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
之含處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刑
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狥乎私情政教號令必
斷於　宸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仍乞　敕下都察院

查照嘉靖初年所定憲綱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　皇上明作勵精之治一重詔令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概行停閣一切視爲故紙至于應勘應報奏　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屢違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証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眞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寃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　敕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　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覆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嚴立限期責令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吏部即以此考

其勤惰以爲賢否。一覈名實。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駒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樸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抗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足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以一事之譽。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篇累牘。至覈其本等

職業反屬茫然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臣願 皇上
愼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人必求其當仍
乞 敕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 祖宗
舊例凡京官及外官三六九年考滿毋得槩引復職濫給
恩典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爲殿最毋徒眩於
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於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
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一固邦本今風
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定制外之豪強兼併賦役不均
花分詭寄恃頑逋欠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
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
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

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窮困之民以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為地方之病其屯鹽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于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可也一飭武備今議者皆曰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才力以撫養鬪戰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権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于無將臣之所患特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耳故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

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操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卽虜入犯。亦可不至大失。臣又考之古禮。及我 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嘗以爲憂伏乞 敕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注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爲強之一機也。疏入。 上曰。覽卿奏。皆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懇。該部院

看議以聞於是都御史王廷等覆振紀綱重詔令二事析爲八款一慎政令自今凡遇大政大款先行九卿科道會議仍照閣臣令其參酌衆人見聞稽之本朝故事應否舉行明白具奏更望行止決于一人用舍公平天下一專責成十三道掌道御史于中差大差回道御史内揀用限以一年不得更差使之看詳刑名檢閱章奏一振士氣糾察之任風紀所關宜試事考言察微詢著慎其始進責其後成倡直言敢諫之風抑貪昧洪忍之陋一銷勘合今後凡奉有　欽依勘合務要刻期完報若係司道延遲者撫按官參究巡撫官不依期完報者科道參究巡按官不依期完報者都察院參究一公激

揚。今後御史復命。薦舉方面多不過六七員。或三四員。有司不過七八員。或五六員。薦詞止以四五句爲率。不必長篇累牘。應劾之人。尤須先其大姦。毋徒以州縣府佐等官充數。如有薦舉方行。而旋以事敗。官箴已敗。而故爲容隱者。考察回道之日。奏請黜退。一愼防檢。御史出巡。原來卷杠。須令有司檢點。不得多增行李。鄉官往來。止將廪米分送。不得濫行饋遺。一懲貪酷。係酷者照新例處治。係貪者。即非枉法。亦嚴行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爲民。一端風化。邇來以童生而叢毆郡守。以生員而攻訐有司。非毀師長。連珠徧布於街衢。報復讐嫌。歌謠遂鋟於梓木。宜行所在提學官。申明臥碑。嚴

加飭治疏入。上命務實舉行。兵部議覆飭武備事宜。

其一議兵。祖宗朝九邊兵以百萬計。今尚存六十萬有奇。其逃者。若能設法清補。原額亦可盡復。至于團練之法。當令各邊選編見在軍士。五人爲伍。五伍爲一隊。各立之長。長各擇教師。教以武藝。其一議食。冗兵汰則冒替之糧減。主兵練則客兵之餉省。我兵能戰而虜一遭挫。則必數年不擾。而行糧可免。虜既遠遁。則我之威力。能制屬夷之死命。而撫賞亦可罷。是足食之方。已寓於練兵之中矣。至於興屯鹽以復本色。視豐儉以爲折支。又在戶部酌議施行。其一議將。言將才難得。亦難任。今邊臣莫肯效死者。弊在操切太過。爵賞太輕。請令督

撫兵備官。一切閫外之務，悉聽總兵而下，自擇進止，不得拘以文法，其一議選擇邊吏，言各邊守令，務得真才，其一議團練鄉兵，凡沿邊郡縣，不分城市村堡軍餘民舍，皆列爲鄉兵，如邊軍隊伍之制，各不防農務，隨時訓習，遇有虜報移檄郡縣，轉相告諭，各率鄉兵，乘機防守，賊退而鄉兵有斬獲者，仍照軍例陞賞，雖無斬獲，而防守無失者，亦量犒之，其一議守城堡，言虜賊臨墻，不能拒之邊外，則當急入收堡，而邊內城堡，又不能盡守，則當擇適中之處，將附近小堡，併入大堡，修城浚濠，務得堅固，其軍民有自願包磚者聽，亦量助之，其一議整飭京營，言祖宗設立京營屯兵數十萬，歲久逃亡者衆

見存僅九萬餘人。中又多四方寄籍之人。有以一人而應三五役者。卽春秋操演。亦虛文耳。今宜盡數報册。有名者行衛查補。無名發單清勾。兵數既足。仍行戎政大臣。從實錄操練。季終會同巡視科道官。視勤惰以聞。至於大閱之禮。宣宗嘗行之兎兒山。英宗嘗行之北郊。又嘗行之西苑。望自隆慶二年爲始。於季冬農隙之候。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一以甄別將官。驗其教練之多寡。以爲黜陟之次第。一以考較軍士。視其技藝之高下。以爲賞賚之等差。但有老弱。卽行汰易。上曰。然。大閱旣有祖宗成憲。允宜修舉。兵部宜與戎政官。先期整飭。俟明年八月內來聞。餘悉如議。務實行之。戶部覆

議周邦本言用財當經理者有十其一言兵餉之費倚辦屯鹽廢弛未可遽復稍倣漢法民願得爵及贖罪者皆令入粟於邊其一言貴豪隱占人丁逋負租稅一切重役悉苦貧民而吳中尤甚宜　敕各巡撫官申嚴法紀禁戢豪强期以賦役均平毋有偏累其一言驛遞勘合許冒數多宜加檢察各處坐船撫按官不得過二隻外官方面以上京官科道部寺行中書以上方許乘坐餘悉禁之其一言各府州縣迎送上司不得額外增編皁卒及靡費供張其一言士民服用僭侈當痛繩以禮法其一言勸課農桑令崇本業其一言各省錢糧請置格眼號紙歲終類報布政司類報本部以此別其才否

其一言京衛軍士及順天府食糧孫老多虛冐者宜悉查汰其一言奸滑軍民有將田宅投獻王府者宜行有司驗契追奪募民佃種收租以補祿糧其一言各省進觧錢糧多被奸徒攬納以致侵欠宜令巡視科道等官嚴法嚴戢。上命從實舉行。

九月。鑄給鳳陽管倉主事關防

工部尚書雷禮引疾乞休許之。

禮言本部上供錢糧已經奉　詔節省而爲太監滕祥所持危言穢宗事事掣肘嫌隙既成事體相悖乞早賜罷以全國體　上覽疏不悅令致仕去然禮在　先朝以土木容悅致通顯　上初即位攻之者甚衆及是自

知不肅于公論故以事忤中官求去挾詐沽直非大臣去國之道也

十月都御史劉光濟奏以袁州府屬没入嚴世蕃田土充南贛軍餉從之

井請寬租額歲徵折穀銀六千四百餘兩五年九月命以變賣嚴世蕃田產銀兩輸江西南贛二軍門充餉

革南京太僕寺少卿一員

遼王憲𤏡有罪削爵降爲庶人禁錮高墻

國初洪武中遼簡王植始封于遼東永樂初改封荆州簡王子貴㷔嗣六傳至憲𤏡性暴虐淫縱惑信符水諸奸黠少年無賴者多歸之恣爲不法隆慶元年以湖廣

巡按御史陳省給事中張鹵先後論劾追奪嘉端中所
賜眞人名號金印及祿米三分之一既而巡按御史鄧
光先復上疏數其十三大罪侍郎洪朝選等奉　敕往
勘具得其實奪入　上下禮部會同多官雜治革爵禁
錮削除世封
操江都御史吳時來奏請汰簡水兵以甦民困從之
時來言京軍之外因倭患增募水兵六千餘人宜量留
一千七百餘人分守要害餘悉罷遣諸湖舊徵兵餉銀
兩並免編派兵部覆議冗兵既汰而中軍把總等冗員
亦當查革　詔曰可
十一月獨石邊外三百里護擊虜騎于長水海子

令江西南贛撫臣劉光濟張翀協議萬羊山寇剿撫之策
江西萬羊山跨連湖廣福建廣東之地舊稱盜藪各省商民嘗流聚其間以種藍為業是年六月山賊出刼鄉民羅萬家會南贛巡撫張翀初任遂令萬安營守備董平督兵往捕之兵至因聲言搜山諸藍戶大恐遂拒敵官兵江西撫按劉光濟檄分巡湖西道撫諭撤兵以翀令追捕益急巡按江西御史顧廷對遂奏藍戶未必皆盜不宜激之生變翀勇於任事不能與光濟協謀故紛紛至此兵部覆請令光濟翀協議撫剿之策毋各偏執已見以致誤事從之

令議處恩廕陞遷

吏部奏恩蔭官員故例任至宗人府經歷順天應天二府治中俱得轉遠方知府其次者亦宜量陞閒散衙門如五府都事得陞兩京太僕寺寺丞如宗人府經歷及順天應天府治中得陞鹽運司同知既陞之後如在任無過寺丞一考得陞部屬職銜塡註中書科辦事再加三考得加服俸運同得薦陞至運使及行太僕苑馬寺少卿閒亦得陞布政司叅政得　旨依議行

命錦衣衛逮閒住太監李芳杖八十送刑部獄監錮待決尚書毛愷言芳供事內廷日久今一旦坐死罪狀未明疏入　上以芳在內事上無禮第命錮之蓋芳數以直諫忤旨故也

十二月都給事中魏時亮上三事

一曰先憂言今天下可憂者在民瘼能爲民紓憂者在郡守令宜慎重其選果有治行超卓者即陞兩京京堂或徑轉巡撫都御史以示旌異一曰養才言各省提學官須擇學行兼優者任之不必限以三年五年俟其資深望重或徑陞祭酒或量改翰林一曰久任言內外官有能修舉職業者宜一切久任不必數易以滋煩擾吏部覆前二事當如亮議其久任之法不能盡行宜先將職務緊要如祭酒巡撫左布政兵備提學及守令有聲稱皆久任之資望既深仍量加職級以示風勸詔 上從之

詔立雲南武定軍民府儒學

江西巡撫劉光濟奏行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顧募加銀額若干通爲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有徵收不輪甲通一縣丁粮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載十歲中所應納之數于帖而歲分之縣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募皆官府自支撥盖輪甲則遞年十甲充一歲之役條鞭則合一邑之丁糧充一年之役也輪甲則十年一差出驟多易困條鞭令每年出辦所出少易輸譬則十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役錢分給主之官承募人役不得復

取贏于民而民如限輸錢訖閉戶卧可無復追呼之擾夫十年而輸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為輕且易也今安目前孰能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之用者又均徭法通州縣徭銀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已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納七八倍納者甚且相什伯則名為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於一縣十甲之中役人不損直而徭戶不苦難固便如金銀庫革定名徭編之舊照司府例納銀為募人工食費止令巡守不

與支收其收之委之吏則毫末承稟于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誅求者自斂又以時得代不久若查盤吏有身役固不得竊庫銀而逃令倉中斗給於舊有募充親充親充償折耗固當而募人爲看守其耗折亦從戶自償彼守而此償適教之使盜也今募吏充歲加脚費而折耗責之勢不敢自盜又年終而更無歲久浥爛之憂又甚便諸遞運夫馬俱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即用之不敢濫諸不可悉道其大都徵附秋糧不雜出名目吏無所措手人知帖載每歲並輸可省糧長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矣諸上議具載王參政宗沐所爲均書中事累歲未決嘉靖末都御史龐尚鵬奏革天下郡邑庫子而都御

史周如斗撫江西力主條鞭議上之民喁喁望會卒官民巷哭甚哀光濟繼之奏可下通計里甲均徭驛傳民兵以隆慶初盡六年爲率計合用銀派之名四差皆視戶丁糧爲差次里甲一丁抵糧一石均徭三丁驛傳民兵四丁乃抵均徭驛傳民兵皆得以秩役優民里甲不免以里甲爲差隆慶萬曆間天下初更倭移廣寇如新出湯火而　國家嚴綜核於任官舉二百年官方民隱積重難反之勢一舉而輕之滌積垢如釋重負而烝民洗然一新也議者以爲通十甲以編不分年則丁糧均法當優免者勢不能分數戶以僥倖則濫冒消覈實數以編銀則倍累息合銀力二差併公私諸費則名目簡

富人不近官役人不坐名則覬覦寢官給銀於募人而募人不得反覆抑勒則市猾屈去頭戶賠戶之派則貧富平糧有多寡役無輕重毋需花分毋爲詭寄則冊籍清蓋踰快至於此然唐楊炎以大曆中科率爲夏秋二稅宋王安石變差役爲免役助役錢業前行之矣方兩稅免役法及　國初賦里甲錢具嚴法外科率之禁乃事久而弊今天下理大物博四差編派諸目視　國初里甲業且增十倍矣夫極盛熾豐之候輕重正反詐逆其流激所極哉官之役民與民役於官猶臂指然安所可得觧異時所役坊里長糧長獨其名罷耳而里甲之直年經催之部運誰實貧之方法嚴令具時上必以節

約爲程督。下必以省用爲功能。故僉差適于往耳。法久且
弛。內有不得已之公費。外有不敢抗之求取。將於何取
之。必將陽諱其名。陰用其實。外縮其數。內浮其出。求羨
而已矣。夫人情重于用已之所有。輕于用人之所有。今
差銀輸官。久且輕用而易費。費盡已。即有部派軍興諸
率然之務。將於何取之。久且益重。獨里甲銀。通十歲派
編丁糧。適均無多寡。法最善。豪富民差用將自寬。然細
民歲納毫末。吏恣留難。初置櫃。民自輸官。故覩驗收。僉
吏逮輸者至。稱欠數。責之完。罰懲之。而秤頭之羨增。吏
收下戶僉差銀秤欠銀一分。若九蠶註之簿。後復勾擾。而
數少易抑勒。有完至倍蓰者。蓋省郡城有監司守。民易

以自逼得以法守自鮮免他僻遠邑去監司守遠吏得恣睢民不易赴愬又山谷民畏事而憚官雖條鞭行坊里日祗應如異時獨易十二總稱八班改值月日值日條鞭法下僅十餘年所而里甲費業已如嘉靖中年時嗚呼法安可專哉蘊隆之蟲譬則鼠穴潰決之端慎諸蟻孔後此且十百年於却慮豈有極哉識時者曰吏各追時爲理今安能逆防他日流激所極而不亟疏爬之不其然乎以是知參辟刑書古以救世而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儀式刑文王之德以日靖四方固長人者所以及子孫也善乎均書推言之曰法無皆利者無皆弊者得其人則皆利失其人則皆弊語

曰斷而後行見神避之今欲聚稽而謀一定百利之法生民而來無是也。

隆慶三年。巳巳正月乙巳朔。

南京兵部尚書趙大祐卒

大祐爲人傳大和雅。勤於政事。歷官中外。俱有能聲。上改元初。言官咸稱其德器才猷。足堪重任而大祐病竟不起時論惜之

練兵都督戚繼光疏論薊鎮事宜。

光言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雖多亦少。薊兵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老弱僅以充伍。一也邊關透遞。既鮮驛

遞使者絡繹將士逢迎是爲遊驛使而營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不救于事三也違軍邊軍之戍邊者散漫無統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秉障卒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蓋虜之所至無常諸將不能分守隨禦恃秉障卒耳然恩威號令素不足以懾服其心分數刑名素不足以稽齊其力故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着而不練三也入衛之卒嬿于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之班軍民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以驍勇爲上然驍勇者一人敵耳將既不練何以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

方保舉似矣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夫射打者軍中之事也今者徒有虛聲而實未中的且不知兵法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置而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于賊而與賊共之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無其實四也臣又聞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於車戰虜在近邊利於騎戰虜在邊外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乃邊兵惟習馬耳未閑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跡浙江思用浙

人願　陛下更予臣浙江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或於西北召募。或就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統領。合練。方令朝議紛嘵。難於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嫌二。請設監軍科道官一人。以督臣撫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慮也。兵部請取回總兵郭琥。而獨任繼光監軍。亦可無設。第以其事屬之巡關御史便。上是之召琥還京。改繼光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奏內事。宜除南兵勿調。餘悉下督撫官。詳議可否以聞。於是薊遼總督侍郎譚綸覆議曰。繼光所論兵事。自練兵言。其說有二。一曰選區將。二曰設副將。自召募言。其說有五。一曰議班軍。二曰清查衛軍。三曰勾補逃軍

四曰廣召募。五曰議行糧。議車騎合練。可以用否。臣綸議曰。今薊昌二鎮。所謂險地易地。在在有之。可練爲兵車七營。十二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相兼。即有數萬之虜。無能爲矣。議鼓舞犒賞兵車火器。其費安出。臣譚綸曰。臣聞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繼光練兵犒賞。請令每歲得支銀一千二百兩。改設副總兵。各二百兩。不足則稍加原額。勿令過侈。使其可繼。至于兵車火器。已經工部給銀製造。然尚未能充實數。宜亦取盈於犒賞銀。存者止數萬兩。恐山西有司。仍以去年免觧故事。觀望逋延。宜以時趣納。并將各衛所軍器料銀。盡數留之本鎮。議七原六失四弊。何以圖之。臣譚綸曰。繼

光所論兵多亦少之原內四事。如役占違例驛遞騷擾家丁偏重守險無要臣等皆得以便宜處分無容贅矣惟定班軍無制事緒煩瑣當行督臣專疏議之其臨陣調遣二事除督撫鎮守外各標下之兵仍限以日程事緩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二十里車步八十里事急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五十里車步一百里皆以調兵文到為始其失期悞事與遲卒探報不實者悉按軍法無赦至於六失四弊一言以蔽之皆坐將不得人今以繼光為大將而臣等又議設副將擇區將則諸事可以次舉惟在　陛下精選而熟練之寬其文法使得自效耳

疏入下兵部覆議俱從之

禮部尚書高儀等疏請東宮出閣講學。

得旨待十齡來說。

總兵馬芳請寢廕子為田世威劉寶贖罪不許

石州之敗世威寶既下獄論死至是芳有功廕一子千戶芳上疏言世威寶以千餘弱卒抗數萬方張之虜而狼狽致敗遂寘重典臣竊見二將才尚可用願寢臣廕子之命為二臣贖罪御史王圻因劾芳恃公黨私兵部言石州之役總兵申維岳已伏誅而世威寶尚繫獄未決令芳以一念憐才之私冒昧上請誠如御史言宜戒諭芳令策勵供職而繫二臣毋赦。上然之

工部尚書朱衡上節省議

內府監局。一切加徵浪用。則在　皇上親發訓辭。俯容臣等隨事執奏。　上是之。因　命所司督通省費。悉如衙言。

戶部覆巡撫井甫都御史王論所奏禁虛名、寬虛稅二事。虛名謂查盤委官抑勒官吏妄報附餘。以獵能聲者。虛稅謂有司丈量屯田多不親行。止憑詢訪。虛加稅糧。以病民者。二事有傷天和。俱宜禁止。　上是其言。

御史詹仰庇疏請慰問中宮。

仰庇巡視　皇城。遇閹官自禁中出。言　皇后遷於別宮。寢疾危困。疏請時加慰問。得旨。后侍朕多年無子。近且病。乃移居別宮。冀稍安適。却疾耳。爾不曉宮中事。多

言姑不究矜仰庇疏上衆謂禍且不測仰庇亦自分重譴及　命下中外聞者翕然稱　聖德焉

左都御史王廷疏覆刑部尚書毛愷大理寺少卿王諍等議。

廷言買休賣休律分列犯姦條下上承縱容抑勒通姦之條下接用計逼勒休棄之罪會意明屬姦情但律文止曰本夫婦及買休之人原無姦字故部寺各執所見大抵部則爲夫婦大倫不可輒賣當一切裁之以法該寺則以律用正條罪難槩擬欲將圖財嫁賣者問以不應量追財禮入官其貧病嫁賣及後夫用財買娶別無此情者不坐于情雖便爛屬紛更惟　上加裁定得旨

買休賣休本屬姦條。今後有犯。非係有姦情者。不得引用。

二月南京國子監祭酒姜寶條奏飭監務。以廣 聖教八事。

一修理頹毀舍宇。一督徵各處膳銀。一請罷納粟事例以塞倖途。一催取舉人入監。就中察其志行卓然者。破格用之因薦四川閬中舉人傅泰內江舉人趙蒙吉可備學官之選。一請復國初積分之法。一公侯伯子孫例該送監者。盡數查明。教養以儲大用。一處補分教屬官。以重課督。一查復祭酒司業見行舊例及將監生物故者卹助。有犯者。別衙門不得擅自拘題。下吏禮二部覆

議俱從之。

復命給進表官勘合。勿予路費。

從御史李叔和言也。

駙馬都尉鄔景和卒。

景和性恬雅。好文。廢居崑山十餘年。衣服儒者。既召用時時爲上稱引

祖宗視朝故事。多見採納。善戚畹之賢者云。

總督譚綸請築薊昌二鎮墩臺。

綸言二鎮東起山海關。西至鎮邊城。延袤二千四百餘里。乘障疎闊。防守甚難。宜擇要害。酌緩急。分十二路。或百步。三五十步。犬牙參錯。築一墩臺。共計三千座。計每

歲可造千座每座費五千金高三丈廣十二丈內可容五十人無事則守墻守臺之卒居此瞭望有警則守墻者出禦所分之地守臺者專擊聚攻之虜一面設險可保萬全請下戶部發太倉三萬五千兩兵部馬價一萬一五千兩以給工費兵部覆綸所言誠守邊便計得旨允行明年二月綸上言築城墩臺四百七十二座規制精堅可當雄兵十萬爲邊境百年利乞錄效勞將吏功得旨綸與劉應節戚繼光等陞賞有差

裁革南京遊兵都司并三江會口委用把總各一員從操江都御史吳時來奏也

三月更名貴州新添程番府爲貴陽府

鑄印給之。
勅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閒住。以其子昌祚暫領鎭事。候勘明承襲時朝弼妣陳氏復以疾爲辭。不願南行。又詔書。召捕蔣旭等不獲。事未及竟。撫按官陳大賓等。乃奏乞罷朝弼。令其子昌祚暫領鎭務。遣寧侯夫人張氏親王滇中。就陳氏辨驗情實。另行議處。於是兵科給事中張國言兵部是其議。請革朝弼任。而以昌祚領鎭事可否。俟　上裁决。　上以爲可許。故有是命。
夏四月。總理鹽法屯田都御史龐尚鵬。請纂造會計錄。進呈　御覽。

言軍國之費與王府祿米較之　國初不啻數十倍物
力日蹙民生重困不惟　陛下不能盡知卽天下宗藩
與百司庶府或亦不及知也乞敕戶工二部會查　祖
宗時　郊廟之享祀內府之供億監局之織造歲時之
賞賚舊額幾何今增幾何王府之祿糧百官之俸薪衛
寺之校尉廚役京邊之兵馬城池漕河之供給匠作舊
額幾何今增幾何至若各省軍民之賦稅天下山河之
鹽鐵凡有關　國家經費者各括其總目照款類開費
在簡明不用煩瑣仍申言歲入幾何歲出幾何題曰隆
慶某年會計錄進呈　御覽時或有所增減各于項下
改塡每季刊刻成書照常封進伏望　皇上朝夕置之

座右。并頒行各王府及內外衙門。使君臣上下。共知國用之詘。民力之窘。務求所以樽節而變通之。疏下戶部議聞。

鑄總理練兵關防。給總兵戚繼光。

五月。陞編修王錫爵為南京國子監司業。

廣東官兵。擒叛將周雲翔等。以捷聞。

先是海賊曾一本。勾引倭寇犯廣東。破碣石甲子諸衛官軍禦之無功。耿宗元御下素嚴。及是聲言欲斬敗將周雲翔廖鳳曾德久廖廷相。雲翔等大懼。乃謀作亂。會宗元閱兵于教場。雲翔等忽鼓譟躍起。手刃宗元殺之。執通判潘槐以叛。遂與賊合。已而潘槐自賊中誘[illegible]

鳳獻之巡撫都御史熊桴所桴具以聞給事中張鹵因劾桴解紛無略原任總督張瀚候代未行坐視不省及總兵郭成逗遛潮陽按察司張子弘監督無狀乞并議罰得旨瀚降一級聽用桴等俱住俸戴罪剿賊時雲翔等亡入賊巢賊屯兵平山大安峒等處入掠海豐縣從鹿境渡河會總兵郭成等方率兵進剿而南贛巡撫張翀亦遣參將蔡汝蘭等兵至于是共遏大崗白雲屯以入平山夾攻之凡月餘各部兵擒斬一千三百七十五人內生擒其倭酋一人從倭一百餘人奪歸被虜通判潘槐而下六百餘人叛將周雲翔潰圍出走成部卒擒之提聞上命陞賞有差

廷杖御史詹仰庇，革職爲民。

仰庇言，臣近查内官監錢糧，如各庫廠，及房租地租。一切糜費，動以御前供用爲名，除入私囊，乞命戶工二部，及巡視科道，月備查應留應革，及出入多寡之數，以杜奸欺。再照陛下前取戶部銀，乃盡以供造鼇山修理宫苑等費，使羣小得因而乾沒，爲聖德累。上怒責仰庇悖逆狂妄，累次不悛，命錦衣衛逮至午門前，杖一百爲民。

禮部尚書高儀，覆議儀制郎中戚元佐所陳宗藩事宜。元佐言，方今宗藩日盛，祿糧不給，不及今大破常格，早爲區處，則將來更有難處者。昔高皇帝衆建諸王，皆

擁重兵據要地以為 國家屏翰比固一時也迨靖難以後防範滋密兵權盡解朝堂無懿親之迹府僚無內補之階此又一時也今則人多祿寡支用不敷仍有共逢而居分餅而賸四十而未婚二十載而不字強者刼奪于郊衢弱者竄入于輿皂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驕侈漸盈僭作不典法多圜土之收辟有勤畫之懲此又一時也夫 高皇帝草創之初利建宗子 文皇帝靖難之日思鑒前事用意不同各有攸當至 列聖以迄于今時移勢改思以義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曲盡者矣國初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永樂間雖封爵漸增亦未甚多也而當時祿入已損于前不能全

給今二百年宗支入玉牒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九十
二位視國初不啻千倍即盡今歲供之輸猶不能給其
半況乎十年之後所增當復幾何又將何以給之議者
謂　祖制不敢擅更不知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且
國初親王之祿五萬他段絹茶鐵等用亦復萬計然不
數年而止給祿米又不數年而減為萬石又不能給而
于代蕭遼慶寧谷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　高皇帝令
出自己而前後之言已不符矣永樂間祿數日殊秦晉
唐府各五千石遼韓伊府各三千石肅府僅七百石慶
府雖七百五十石而郡王常于數內撥給是　文皇去
國初未遠而　祖訓之文亦不盡守矣況親王出城歲

時訓練蒐兵講武　祖訓也而靖難以後則廢之郡王子孫一體任用陞轉　祖訓也而累葉以來皆無之則高皇祖訓　列聖已難悉遵行矣其在今日事勢逾難尚可膠柱以調瑟乎臣不揆狂陋敢僭擬五事上請惟陛下裁擇一限封爵査得嘉靖中議者請行限子之法而　先帝未允臣謂生子不必限封則可限今　國朝歷世二百餘年以親論之亦遞隆矣除初封親王姑照例襲封俟三世而後再加詳議外其　累朝所封宜立爲限制如親王嫡長子例襲親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四共五位焉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二共三位焉鎭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二一無嫡

子止許以庶子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職襲如有生子數多不得盡封者照舊請名有志讀書者與民間俊秀子弟一體入學應舉登名科甲者一如王親事例止作外官其他力田通工等業從便生理可也如慮其力不能謀生宜量爲給貲親王之子不得封者年至六十賜之冠帶給銀六百两郡王之子不得封者有志入學賜之衣巾與各子俱給銀一百两則或仕或不仕咸可無失所之虞倘其中更有遊蕩廢業者則譬諸家有不肖之子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或曰如此則擅出城郭如國之明禁何哉然臣嘗稽之　祖訓並無禁出城郭之文蓋爲近日放縱不法

者設也。苟能各務生業。謹守王度。亦有不檢。稍加繩之。
雖出城何害。或曰宗室有罪。例不加刑。令入仕失職與
交易憤爭。將刑之乎。亦一切貸之乎。臣謂宗室不加刑
責。原非古道。夫人情有欲。所以平其情而不亂者恃法
耳。今宗室有過。不治以有司。是尊之亂也。且聞今之貧
宗。傭工隸卒。無所不爲。匿名執役。抂心揰楚。若斷拔縉
紳之例。而巧受舉劾之公。分授四民之業。而平以市官
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何辱之有。一議繼嗣。查約郡王
無嗣。止許本支奉祀。不得援兄終弟及之例。近已申明。
人知共守。惟親王尚得以親弟親侄繼襲。臣愚以爲親
王之得封。謂其爲天子之次子。故崇之以體貌。不使與

兄弟行輩大相懸絕且夫子孫相繼世富貴固不必言但至乏嗣則統緒已絕即以本支奉祀使香火不泯亦已矣而何爲又使親弟親侄繼襲其爵哉請自今有絕嗣者止推一人管理府事不得冒請復繼王爵以別疏屬查得國制郡王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夫奉國中尉之職自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即自奉國中尉而推世世不改則與國終始將萬世矣臣觀 祖廟之制親盡則祧在 祖宗且然而于畀屬乃祿及祖免以下不倒置乎今後奉國中尉授封再傳而下不必賜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爲貲本傳至五世而止其餘悉聽自便一議主君查得郡

縣主及郡縣鄉君隨父之差等請封初不限其數之多寡今男封既有限制合將親王之女止封其三郡王之女止封其二將軍中尉之女各封其一主君之祿俱各照舊外其選配儀賓既有職事誥命列之官階足為榮寵合將俸米免給以上各女有不盡封者仍各給以婚資使為膳用出自親王者給銀二百兩出自郡王者一百兩出自將軍者八十兩出自中尉者五十兩選配之婚聽其自為生理其應舉入仕者悉授外任宗女宗婿除以前者勿論外以後各女婿給銀五十兩之外不必另給冠服婚資一體聽其自便一議冒費查得冒妄子女擅婚子女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既許其各從生理

則口糧可以無給但其間或有年長廢棄及家貧無業者一槩論華恐不聊生合無將以前者俱各照舊外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預爲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一議擅婚查得宗室婚禮例經本部再行覆請方許成婚今各府擅婚最多皆不顯言其弊假揑名色人各不同彼既不肯自首而奏抄到部必不能違例題覆則一切立案不行固其法之不得不然者也夫各宗咯于例而無由伸其願臣等拘于法而難以徇其情乃有老大未婚而褁食不給種種苦抑不可勝述者矣今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爲擅婚之子照舊給以本等口糧士農工商仍聽自便以後生者止許賜名不必

再給口糧聽令從宜生理庶宗室有資生之路而 國
家垂永久之圖矣疏入 上下其章禮部尚書周儀言
元佐所奏鑿鑿可行但事體重大臣等不敢擅議請通
行各王府將奏內事理虛心評議務求允當條列以聞
容臣等再會廷臣熟議上請 宸斷施行 上從之
戶部奏預開四年分各邊鹽課
共一百二十萬五千三百一十四引常股兩淮四十九
萬三千六百二十六引兩浙三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
八引長蘆一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五引山東八萬六
千一百一十引有奇存積兩浙一十三萬三千四百三
十引長蘆五萬四千二百四十二引有奇派中各邊俱

用常股并肅鎮两淮八萬八千九百引。两浙一十五萬五千引，計銀七萬一千五百五两。延綏鎮两淮八萬四千四百九十八引，两浙七萬四千三十九引。計銀六萬八千一百六十二两。寧夏鎮两淮五萬九千四百八十六引，計銀六萬一千五百九十三两。宣府鎮两淮一十萬四百四十一引。長蘆六萬三千五百四十二引。計銀六萬二千九百二十两。大同鎮两淮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五引。長蘆三萬一千五百引，計銀三萬一千九百二十二两。遼東鎮两淮四萬三千三百六十八引，山東四萬二千五百引，計銀二萬八千九两。固原鎮两淮一萬九千五百一十四引，两浙七千引。計銀一萬二千二百

七兩山西鎮兩淮三萬九千七百四十六引兩浙三萬四千二百九十九引山東四萬三千六百一十引計銀三萬八千四百一十九兩薊州鎮兩淮六千四百四引長蘆三萬一千五百二十三引計銀九千五百六兩以上引價兩淮在各鎮俱五錢惟茸爾者四錢五分兩浙在各鎮俱三錢五分惟茸爾者三錢長蘆俱二錢山東俱一錢五分外兩浙長蘆存積鹽俱各運司開中以備發邊支用

六月兵部尚書趙炳然卒

炳然歷官中外三十餘年淸勤練達所至有聲其巡撫浙江時會百姓新罹兵燹炳然悉更舊令不便者仍奏

減軍需之半以業貧民浙人至今思之

閏六月

七月命工部造朝殿掛燈及鰲山燈

工部執奏今災異頻仍旱蝗水溢宜停止興作以應

天心又明年日月之食皆在歲正陛下方當恐懼修

省何暇爲觀燈遊宴之舉即謂朝殿掛燈不可缺則因

其敝壞稍加修葺取該監錢糧足矣上乃罷鰲山而

令更新朝燈之敝壞者

太常寺卿陳慶請申明部寺職掌

慶謂本寺非禮部所屬何得擅主裁革司官公移安得

不署名禮部言以本部理太常之事爲侵擾則戶部之

于錢糧兵部之于士馬皆爲侵擾矣疏並下吏部及是吏部覆言太常所掌乃祠部一事固不可槩謂部屬亦難謂全無統屬其公移往來宜各仍舊上從之

致仕禮部左侍郎瞿景淳卒諡文懿

爲人醇謹以孝行聞歷典試多奬拔士論稱之

令沐昌祚爲都督僉事暫充總兵官鎭守雲南

御史劉思賢以爲不便行事故也

刑科給事中魏體明條陳五事

一懲酷刑一愼議讞一戒淹濫一省詞訟一禁廠衛其戒淹濫言有司牽泥成案擗于平反又多引嫌卻避郎在重辟心知其寃而莫爲伸理至發遣之類更相積滯

動經數年。宜行戒飭。其禁廠衛言番校緝獲盜賊。不問眞僞。以榜掠定之。箠楚之下。何求不得。衛宄茹痛。莫此爲甚。自今宜送法司鞫審。如情眞罪當。乃與紀功。其濫及無辜者。即時疏釋。仍罪反坐者。刑部覆奏。得 旨。淹禁獄囚。在外者行所司速爲伸理。在内者法司具以名聞。

八月。錄平閩廣巨寇曾一本功。

劉燾左都。涂澤民熊桴俱右副都。廕一子入監讀書。督撫如故。俞大猷右都督。李錫郭成俱署都督同知。餘各陞賞有差。

罷陝西巡關御史。令巡按御史兼領其事。

命彭貞吉入內閣辦事

諭釋田世威劉寶二將死罪

二將以山西石州失陷論死繫獄　上忽傳諭所司釋

之俱充邊衛軍令立功自贖蓋三輔臣意也

給事中宋良佐言巡靑所見聞有四端

牧軍勇士太濫草料侵冒太甚牧塲地租多逋戶部止

以牧馬地租不必奏差主事管理其他革弊事宜皆如

良佐所奏又言御馬監太監高相等以御馬舊制非外

所得與然會典云御馬監勿擾官爲置塲收納是隨地

創設何常分內外哉惟　陛下斷然以良之奏爲必可

行相等之言爲必不可信奏上　上命悉如舊行

大閲將士于京營教場

從大學士張居正奏請也是日　上戎服登壇軍容整肅六軍之士各效其能無敢讙譁遠令者京師老稚莫不快覩稱慶以爲曠典云

刑科右給事中許天琦奏刑獄之濫其原有六一則有司承上官意指殺人媚人一則傾任書吏因公行威舞文析律一則以賍罰爲名多受民詞而啥齊其貪一則干譽悅名之士務苛察刻深謂之風力雖心知其寃而莫之省一則威嚴恐喝令民誣服而不敢訴一則長吏教化不先使民棄仁誼而夂財利故獄訟繁興

刑部覆奏報可

十月。裁革河南一省冗官。

唐府崇府右長史各一員。開封彰德衛輝懷慶四府通判各二員。汚池縣縣丞一員。原武縣主簿一員。歸德汝寧南陽三府知事檢校各一員。歸德府睢州陳留封丘扶溝商水沈丘河陰泥水寧陵永城夏邑鹿邑虞城考城柘城十四縣儒學訓導各一員。汝寧府稅課司鈞州稅課司廣積倉大使各一員。

十一月。令戶部奏關納銀入數。

傳諭今奏元年以來入數。尚書劉體乾等具言先開納銀一百七十二萬五千六百有奇。除已給邊餉外。存者五十萬九千九百有奇。而各鎮年例未完。尚欲補給

上曰開納銀所以濟邊歲入尚不止此其十三省户丁
糧草鹽引稅課銀通計三年支用見存幾何具以數奏
體乾等復言各項銀兩自元年以來已給經費凡九百
二十九萬有奇存者二百七十萬有奇今補給各邊及
官軍折俸布當用銀二十餘萬各邊年例當用銀二百
八十萬計所入不能當所出　上因問九邊年例軍餉
太倉歲發及各省觧納之數體乾等又言　國家備邊
之制在　祖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
夏甘肅薊州爲七又繼以固原山西爲九今密雲鎮昌
平易州俱列戍矣其防守士馬各鎮原自有主兵一鎮
之兵足以守一鎮之地後主兵不可守增以募兵募兵

不已增以客兵調集多于往時而坐食者愈衆矣其合用芻餉各鎮原自有屯田一軍之田足以贍一軍之用後屯糧不足加以民糧民糧不足加以京運饋餉溢於常額而橫費者滋甚矣府庫空而國計日詘田野耗而民力不支今日缺乏之故供邊之費固其大者因以元年太倉及各省歲發兵餉與本鎮屯糧之數備呈上覽上曰歲發銀數甚多臣下全不爲國體恤其他弊姑置不問

南科給事中駱問禮條陳十事

其一宜酌用羣言不執已見其二宜日御便殿非嚮晦不入宮闈其三內閣政事根本宜叅用諸司無拘翰林

其四風紀之臣當備員久任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如六科不能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益廣言路令匹夫皆得以自効其六臨朝決事毋使中官參與其七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其八朝廷渙號擬則必當言則必行以挽積弊之習其九面奏儀節宜省文求實務在易簡可行其十修撰編檢等官宜更番直日乘輿言動奏報直簡備書修爲日曆疏上上以其言狂妄命降三級于是吏部補問禮于南京國子監學正有旨改邊方用

禮部尚書高儀四疏乞休上許之

因南道御史傅寵論其叩壇請撰玄文科道請中宮

還位儀不申請戚元佐條陳宗藩事宜沮格不行所指
然有未當儀奏辨奏　旨慰留而儀終不安故力求去
也以儀典禮効勞加太子少保賜馳驛歸
陞按察使殷正茂為僉都御史巡撫廣西
先是廣西以總督兼巡撫後以廣東未寧而廣西言因
之變尋起勢不能專制于是議者皆言宜設專官督理
軍餉兵部以為請詔吏部舉堪任者以正茂為之
十二月黜元氏縣典史張儀為民
儀以部糧至京尋陞南京倉大使意不能平乃訐奏文
選司員外郎滕伯輪營私不公及僉都御史溫如璋兵
備副使何本序真定知府陳奎貪緣乞陞狀上以儀挾

私妄奏。下法司逮問。法司奏儀所犯。宜編置口外。詔爲民。
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言屬廠衛密訪百官之非。不聽化言。祖宗設廠衛。以捕盜賊。防奸細。非以察百官也。駕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核諸司。責在臺諫。廠衛不得與。是以各司其事。政無牽掣。今以賠訪之權。歸諸廠衛。萬一人非正直。事出宽誣。由此網及忠良。殃貽善類。是非顛倒。陛下將安從乎。且陛下既委之廠衛。廠衛必託之番校。此輩貪殘。何所不至。人心憂危。衆目睚眦。非盛世所宜有也。惟上幸追寢成命。以一政體。安人心。御史劉思賢等。亦以爲言。上命與廠衛所司知之。

汰錦衣衛冒濫官旗黃浦等

一千一百一十五人降革裁替有差從科道官議也

起吏部右侍郎陸樹聲教習庶吉士

吏部尚書楊博致仕

先是巡按山西御史郜永春論劾總理屯鹽右僉都御史龐尚鵬心術狡猾行事乖謬乞 賜罷斥吏部覆議尚鵬才堪策勵宜留用 上曰近來吏部不查各官賢否應去應留專事掩飾敢為欺詐于是博上疏自訟請解職 上以博既引罪令致仕奪該司官俸半年勒尚鵬閒住屯鹽事務行各該巡撫官從實整理不必再差

起大學士高拱以原官不妨閣務兼掌吏部事

按拱以青宮恩以少師入內閣出掌吏部則與樞內秉大鈞顯兼萬曆初張居正亦以青宮恩入內閣身都師相代　天言工天下震焉蓋職業崇于中書體統尊于公孤儼然周宰漢相上矣

命廷杖尚寶司丞鄭履淳繫刑部獄

淳言今之最急莫如用賢　陛下恭默三祀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姬姜違脫珥之規周召拂同舟之義回話旣憖趙普奚從而補牘內批徑出蘇轍何自以封還善類旣失于振揚厲階陰啟乎闒茸言涉官府輙肆阻撓梗在私門堅不可破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爲小

故之所漸弘濟哲以任君子。勿爲俳昵之所惑以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以昭揚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鑾輿爲闕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省親殷士儋翁大立等疏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而相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材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同天開泰計無踰此　上以嚴淳假借陳言妄議　朝廷懷奸生事命杖一百繫獄。

降巡視御史楊松三級調外任。

時尚衣監少監右少監黃雄者乾淸宮近侍也嘗以沓休日私出徵子錢與居民鬨鬪市中兵馬司捕繫之明日執送御史松所事不决而內監以雄不入直令校尉

趣之校尉詭言有駕帖召雄松驗問無狀乃劾奏雄暴横不法詐稱　詔旨雄亦自辯不如松言　上以松奏事不實不奉　旨輙拘係內侍官命降謫而黜兵馬之捕雄者爲民雄亦降三級發南京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等江西道御史王圻各疏爭之不能得于是巡城御史俞一貫等言松職在巡視得糾察輦轂下不法其論雄事雖激然爲　陛下執法安民非有他也今松以一言輙出則不惟臣等臨事掣肘而風紀不振善良不安具于　聖治關係不細惟　陛下幸曲宥松以光　聖德不聽

隆慶四年庚午春正月己巳朔

命議定京營之制　　高

大學士趙貞吉上言我朝內外衛兵分立五府乃
皇帝定萬世太平之計俾免前代強臣握兵之害其為
聖子神孫慮至深遠也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
之後遂結團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為
三大營其實皆五府之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發而聚
之為營既歸即當散還各府矣所以久聚團操而不散
者以當時常有戒嚴征伐之事故不暇耳然猶以五軍
各營實未變五府之舊制也沿至正統末年嘗變為十
團營矣弘治年間又加為十二團營矣正德年間又增
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中尚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

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建議于五府之外特設戎政府持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印而授之仇鸞鸞誅而以鎮遠侯顧寰代之管兵則日弱矣臣竊謂分府設將之制不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合無將見操官軍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以分統之責令開營訓練各程其能而以文臣巡覈之加賞罰焉收戎政府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勅拜印而命將于閫外事完則繳勅納印而歸將于營中如是則大阿之柄獨持于　上而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可戰可守隨所用而無不宜矣疏入　上令與廷臣從實會議以聞乃集議東閣下惟英國公張

濬等十六人、請分營練兵。如貞吉言。成國公朱希忠等二十八人、請華戎武臣與印。而仍用三大營。如都給事張鹵言。給事中邵廉。及魏體明。御史尚德恒。仍各上疏。言强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兵部尚書霍冀以爲然。乃上議曰。法未至于大壞者。無責于紛更。議有涉于異同者。當從乎衆議。今京營之制。總之爲三大營以統其綱。析之爲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于一將。軍法不專于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操。有歲終考覈之操。此正　皇上所謂分營練兵。係　祖宗舊制。聖子神孫。所當欽承而勿替者。况在廷文武諸臣。多謂京兵之訓練。不在于營制之更張。而在于將佐之得人。

操練之如法。似皆探本之論。臣等參酌羣言。竊論三大營仍舊。則將領不增而占役少。號令不煩而統紀明。似屬穩便。至于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此則防微杜漸相應依擬。餘仍照　祖宗三大營。分營操練。內五軍營多餘二枝。均撥神樞神機。每營共為十枝。推智勇將官三員。充總兵官。各請勅一道。給關防一顆。以便行事。而以文職大臣一員。量加職銜。俾之總理。每歲無事則居營訓練。有警則總兵掛印出征。事完回營。照例繳印。中間未盡事宜。聽新任督理大臣。及巡視科道官。逐項查酌。另行條議以聞。得　旨。營制既經多官會議明白。俱依擬行。

奪魏國公徐鵬舉祿米革助教鄭如瑾爵勒南京國子監祭酒姜寶爲民南京刑部尚書孫植誠意伯劉世延俱閒住如瑾復職

鵬舉夫人張氏早卒無子庶長子曰邦瑞當襲封鵬舉愛其嬖妾鄭氏子邦寧欲立之先使人納賄嚴世蕃所詭爲鄭氏請封已而議遣邦寧送監習禮謀于兵部尚書劉采采以爲不可鵬舉卒送邦瑞邦寧知事不就乃函其金寶首飾邀誠意伯劉世延于鷲峰寺世延受之密以書貽祭酒姜寶寶疑不决會有助教鄭如瑾者故爲舉人時頑薄無行至是亦陰入邦寧賄証世延語于寶所寶遂戒毋納邦瑞駁還禮部行五府勘結禮尚書

林爊怒不爲報郎官王世懋陰佐之而鵬舉因遂留邦瑞不遣若無何副使馮謙私候竇盡發如瑾與邦寧相結約語竇劾如瑾革下南京法司鞫問於是世延事亦發又移牒至刑部言巳與徐氏世讐未嘗與鵬舉廢立議詞甚倨悍吏不敢詰惟如瑾坐革職爲民鵬舉奪祿米一月鄭氏追奪誥命邦寧及其黨法治有差如瑾既得罪恨竇發其奸乃密使邦寧黨揚言竇與世延同受邦瑞賄爲馮謙所詰而嫁禍于瑾以自觧於是南科王禎言延受重賂於邦寧而爲之畫策竇受密語于世延而爲之駁查皆營私亂法罪當首論而刑部尚書孫植訊報不詳止坐一如瑾塞責乞并罷吏部覆請令植竇

世廷回籍聽勘。後南京法司希高拱旨止坐寶贓千金
而爲如瑾辯雪。于是寶爲民植世廷閒住。如瑾復官。然
祿之論寶。原無贓私語。士論頗未平云。
令海瑞舊撫地方如故。
刑科舒化言瑞着節 先朝。誠一代直臣。然迂滯不諳
事體。科條約束。切切于片紙尺帛間。以難過客。恐非人
情。如瑞第宜與两京清秩。以風激天下之士。盖所以全
地方。亦所以全瑞也。得旨。海瑞節用愛人。勤事任怨。留
撫地方如故。
附錄內承運庫以空頭劄子。傳諭戶部進銀十萬兩。部
臣劉體乾執奏。京庫錢糧以片紙取之。無姓名印信。眞

僞難辨臣責無守不敢發科臣劉繼文亦言白劄非體乞愼中旨以防欺蔽報有旨銀兩令如數以進

二月命大學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

魏國公徐鵬舉卒

南太僕少卿殷從儉上言禦獞之策採行之

從儉言廣西毒民惟獞而獞所畏服惟狼兵先年古田之寇雖時時出沒然未敢深入由防守有狼兵也頃歲議減狼兵置募兵已復盡革狼募二兵而用閩浙兵如捕鼠者易猫以犬然臣嘗講求禦之之法宜莫如調狼兵占地而責之屯守蓋土官以得地爲利而古田素稱膏腴尤其所覬覦也宜擇潮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土官

令親領精銳狼兵各一二萬名給以行糧資以嚮導諜據古田要害田寄其中日夜探賊所往遣諜購求幷剿勿赦則首惡必盡成擒矣又各獞村寨不下數百種類不啻數萬其中固有納糧向化者亦有曾經爲寇未與犯城後能懼罪願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初又當預發旗榜分別良惡使衆心知所向背而不疑然後一鼓下之別立土官男年力功勞相應者查照左江九司事例授以巡檢職銜令其以夷治夷屬之桂林府管轄則今日之獞寇即他日之狼兵納糧聽調與編民無異古田永無患矣　上採行之

總督南京糧儲右僉都御史張鑑卒

鑑以病篤乞歸許之未行而卒鑑爲人貌類朴野而節行高潔士論稱之

令兵部尚書霍冀致仕

先是大學士趙貞吉與尚書霍冀議營制不合會其鄉人給事中楊鐸論冀冀自報留冀疑貞吉嫉之乃上疏言貞吉有四憾于臣乞罷臣以謝貞吉貞吉疏辯曰往臣爲嚴嵩所逐起官戶部四十餘日而尋爲張益所論罷益乃嵩之親嵩使劾臣於冀何與臣時以得去爲幸于冀又何憾大閱有期會近關虜警暫緩旬日尋即舉行此時臣初入閣第附名疏末安得主之請釋二將意出三輔臣何至爲臣所誘趙岢失律本與主將李世忠申

維岳同。而與副將劉寶田世威不合。臣據法持議。何嘗有意
之有。至於營制之議。與臣相忤。乃在近日。去鎔論冀之
時甚遠。臣何以預知冀不從臣議而先憾之哉。冀蓋自
知贓私狼籍。不爲清議所容。而臣兼風紀之司。故勇於
造無端之謗。欲俾臣與之俱去。臣備近臣。必待辯明。然
後請乞骸骨耳。願將鎔奏付法司嚴訊有無。上覽疏
不悅。降旨責讓冀。令閒住而慰貞吉。

大學士趙貞吉乞休。不許。

有詔勉留。而科臣張鹵鄭大經舒化等。交章請罷冀而
戒貞吉。言貞吉欲以鎔奏付法司。恐非古大臣稱簠簋
不飾之義。且尚書會官。事非悖逆。原無究問之條。若言

官論人。一一逮問。殊非事體。於是貞吉求去益力。上
手詔褒答。是日鎔辯疏。亦下置不問。
詔盡復夏言原官。仍賜祭葬。謚文愍。
致仕南京刑部右侍郎曾鈞卒。謚恭肅。
賜祭葬如例。贈刑部尚書。鈞爲人端嚴廉正。嘗劾武定
侯勛。大學士嵩。有直聲。入官垂四十年。始終一節。士論
許之。
命應天巡撫海瑞。以原官總督南京糧儲。
陞僉都御史朱大器爲副都。代之。先是給事戴鳳翔疏
論瑞每日開門受訟。動盈千紙。民間有種肥田不如告
瘦狀之謠。至於散兵激變。則糧餉不敷。而取諸民壯之

工食議處驛遞則仇視過客將一一應正支盡行革免禁佃戶不得完租貧民不得償債皆迂狂顛倒之甚不可一日居地方疏下吏部覆議言瑞志大才疏宜改授兩京他秩故有是命。

高拱請需才以待邊關之用 上褒答如議行。

拱言宜于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邊關務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費于邪移迫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次第推補尚書員缺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宜預養以待用法當自兵部司屬始

兵部司屬始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專官于此而又立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職任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于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頻年累歲常受辛苦

斯其情亦甚苦矣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遞
献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
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智
慧長裕而不竭以勤于事為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
既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
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
疏入 上復答並如議行
三月改操江僉都御史吳時來巡撫廣東
裁革南京冗官
吏部驗封司主事一員戶部雲南江西二司員外郎各
一員禮部儀制司主事一員刑部四川司主事一員工

部營繕司員外郎一員。都察院都事一員。通政使司右參議一員。光祿寺少卿一員。國子監博士學正各一員。太僕寺寺丞一員。

裁革南京糧儲都御史。以其事屬之南京戶部侍郎。仍設巡倉御史一員以佐之。

夏四月以鎮平王府鎮國中尉睦㮮爲周府宗正。載堂趙府宙楨唐府載壠崇府各如例從河南撫按官舉也鄭府及方城萬安建德等官。宗室鮮少姑。以其教授領之

諭行錢但從民便。

從大學士高拱言也。

五月。調原任南京操江右僉都御史吳時來外任。

初。時來疏薦所部有司至五十九人。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論時來濫舉市恩。請調外任。吏部覆可。且禁自今陞遷。及行取及任淺者。毋槩列名薦中。

廷杖都給事中李巳繫刑部獄。

巳與給事中陳五德言近內承運庫太監崔敏等。請買年例金寶臣等及戶部執奏停止。俱不蒙俞允。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情洶洶。咸謂陛下詔書不信。無所適從。臣竊惜之。 上怒巳沽名犯上。命廷杖一百。送刑部監候。五德黜為民。至八月刑

部尚書葛守禮等。因科臣舒化等疏請。而言朝審之時。罪在殊死者。奏請處決。情可矜疑。及有辭叅。奏請末減。再問。獨內犯張恩等十人。及都給事中李已。原未定有罪名。今收繫已久。僅存餘息。而朝審之時。又不能與既不在矜疑之列。又無復再問之條。乞將恩等分別情罪。輕重行罰。宥已狂直。放歸田里。得旨。已釋為民。恩等繫獄如故。始法司意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翕然謂　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

裁革廣東巡撫官。

改總督李遷為提督。兼廣東巡撫事。先是給事中光懋言兩廣總督。建置已久。開府蒼梧。坐鎮東西兩省。居上

游之地勢若建縋令更設二撫臣不惟多官多費適滋紛擾而於人情馳務爲事勢牽挽尤爲多端蓋兩廣錢糧兵馬止有此數向嘗以一提督用之則有餘今以二巡撫參之則不足況號令多門一遇有警輒彼此相仗宜革撫臣復提督便御史蘇士潤亦言之並下吏部覆可故有是命

命沐昌祚襲黔國公掛印充總兵官賜之制勅

雲南撫按官陳大賓等覆奏寧陽侯夫人張氏至滇中會沐朝弼嫡母李氏及嫂陳氏兩夫人于公館俱自愬年老多病仍願留滇終養其素助朝弼爲惡者惟蔣鑑未獲爾於是吏部以朝弼子昌祚襲職爲請 上許之

朝弼罷仍令執送蔣鑑自贖。

六月令邊方有司比內地官加等陞遷。

從掌吏部事高拱言也。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方。其他雖係薊遼山陝所屬不得槩以邊稱。從資俸陞。其各府佐二在邊任事者嘗

請亦同前議覆入。上答悉如議行。

大學士李本奏復呂姓從之。

令遠方有司務得其人以充正官。

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言廣東舊稱富饒之地近者民窮盜多皆坐有司不良所致比往歲奏吉多取進士議者謂當於此等處充州縣正官之選或間參以舉人嚴加考第毋容雜流遷謫者得肆于民上則地方猶可為也其廣西雲貴近年亦有兵革之事議處有司亦當視此為準。上從之。

降原任巡按浙江御史龐尚鵬為民。

降原任布政使李磐參政薛天華按察使徐貢元僉事

王守各二級坐尚鵬等在任時驗解段疋多粗紕不堪故也

罷浙江提學副使林大春

初大春患浙江剽竊乃以己意割綴經傳爲試題禮科左給事中章甫端論其謬妄故罷

禮部左侍郎萬士和四疏稱疾乞致仕許之

改謚大學士張治曰文毅

治初謚文隱至是以湖廣撫按官稱其公忠亮直物望所歸而隱之一字乃違拂不成之義於治生平未協故有是命

命錦衣衛逮北城兵馬指揮孫承芳杖出爲民

時北安門有直宿校尉見一屍棄門外承芳見之疑有奸使使收繫鞫問辭連内臣李陽春陽春恐罪及已先
奏言死者初入　内時偃臥無念因念禁中非外人臥所故遣軍校扶出而承芳妄生事端擅加刑校尉當治
上信之遂反坐承芳而釋係者勿問戶科右給事中查鐸等及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俱請以陽春所奏下法
司驗問不聽
秋七月禁章奏浮泛鋪綴徒煩　聖覽者
從大學士高拱言也
戒諭有司慘刻用刑者
刑部尚書葛守禮等言我國家稽古制律例爲五刑咨

杖徒流死各有等則卽罪大惡極衆所共棄者猶問以
刑部許以大理朝審以多官及至臨期又三覆五奏君
不得已而後加刑焉今在外有司凡有訊鞫不論輕重
動用酷刑有問一事未竟而已斃一二命到任甫朞年
而拷死數十人者輕視人命有若草菅如汾州知州齊
宗堯三年致死五十人榮河知縣吳朝一年致死十七
人甚可駭也請行各撫按官如有仍前照例降級爲民
有故勘故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抵死容隱者事發
并治且律條具在義例昭然而各官素未講讀既不知
以律自治又安能以律治人宜依講讀律令條勅下監
司以實舉行未仕如辦事進士各衙門堂官督令熟讀

請解仍不時考校務使通曉舉人監生待選於吏部者每遇考選摘取律文數條令其覆誦解釋以定銓選次第上是其言

始註選河南山東二省京糧道參議

吏部申議養病官員事例

凡到部在三年之外雖稱三年內給文仍照舊違限罷職其三年赴部而又稱中途患病者照有疾致仕奏可

革戶部尚書劉體乾閒住

先是以內供不足數下戶部取太倉銀又令買金雲南體乾多執奏不即奉詔上以體乾數抗旨手詔勒閒住

罷提督神樞營左都御史劉燾。以都給事中溫純發其通書賂遺故也。

大學士陳以勤四疏乞致仕優詔許之

南京工部尚書林雲同引疾乞休疏凡五　上許之。

詔有司存問原任戶部尚書馬坤。坤時年八十餘矣。

八月戶部尚書張守直請汰歲餉浮甚者。守直言臣嘗考天下錢穀之數計一歲所入僅二百三十萬有奇而其中多積逋災免奏留者一歲所出京師百餘萬而邊餉至二百八十餘萬其額外請乞者不與焉隆慶二年用四百四十餘萬三年則三百七十九萬

[illegible]最少者。而出已倍于入矣。近者遣四御史括天下府藏二百年所積者。而盡歸之太倉。然自老庫百萬之外。止二百一十萬有奇。不足九邊一年之用。自嘉靖十八年。被虜以來。邊臣日請增兵。本兵日請給餉。蓋自五十九萬而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士馬豈盡皆實數。芻餉豈盡皆實用耶。臣不敢遠舉。第以近年一二鎮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在嘉靖四十二年。發銀二萬。後三年止一萬。乃今至一十二萬矣。大同之主兵一也。至嘉靖三十六年。發銀二十二萬。次年二十三萬。乃至今二十七萬。又以加兵。復費十一萬矣。舉主兵而客兵可知。舉二鎮。而九邊可知。天下焉得不困乎。今即不能如國初

故額亦宜考嘉靖十八年以前近規而汰其浮甚者且
九邊去虜有遠近事有緩急豈必盡煩內帑然後足用
宜令廷臣酌議減省不得過歲入常數之外臣亦移文
督撫俾以歲用實數報部臣具籍以進惟　陛下留神
省覽其用財約於往昔者必忠臣也則有賞其糜費溢
於故常者必非忠臣也則有罰一切出入許臣執奏上
聞　上然其言令各邊督撫從實議處以聞
築通州河西務城
九月改南京吏部尚書吳嶽於兵部尋以病乞致仕許之
詔先帝時建言被譴者毋得槩行卹錄
先是原任刑部主事唐樞在　先朝以議大獄得罪故

吏科都給事中王俊民以議大禮得罪　上登極詔錄
建言之臣樞得復職聽用俊民贈官廕子至是浙江撫
臣谷中虛以樞老請加秩致仕而俊民孫秉禮適到部
承廕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以為非宜人臣歸過　先
帝反其所為以行己之私臆恐天下之人直以悖逆為
當然願下閣臣議諭告天下以醒久迷之人心以開久
塗之耳目疏入　上曰大禮斷自　皇考可垂萬世諫
者本屬有罪其他建言亦豈皆無罪者今乃不加甄別
盡行卹錄何以仰慰在天之靈覽卿奏具見忠悃諸陳
乞並罷吏部仍通行曉諭自後有借例市恩歸過　先
帝者重論不宥

御史張守約追論都督陸炳十罪。

炳當　先帝時。結納嚴世蕃。竊天威權。播惡流毒。世蕃既已就戮。而炳乃得保首領。以富厚遺子孫。宜追戮炳屍。逮治其子繹。孫緒家人佐。籍其家。獄既具。刑部乃上言。炳心懷悖逆。連結權貴。睚眦殺人。僭越取貨。擅侵咸里。搜匿家財。莊房田地。蔵入萬計。珠寶金玉。動至數千。信王法所不容。人心所共憤。繹緒踵習餘胃。益肆猖狂。隱世蕃之贓。匿嚴紹庭於家。狡猾不道。繹緒宜褫職。炳宜會三法司議。開棺戮屍。削奪官爵。籍沒其產。追贓還官。諸疏內有名者。如炳弟太常寺少卿煒。宜革職。惡黨支琮等五人。宜永遠戍邊。陸顯等八人。宜杖徒。得旨。炳

負國擅權播弄威福戕害無辜本當戮屍盡法欽此故
既久姑削其官職追奪誥命縲緖燒俱革職發原籍為
民餘如擬貲產贓物如數籍入紹庭發口外為民佐遐
衛永遠充軍

河決邳州

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運船千餘
艘不得進侍郎翁大立言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
衝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于是都給事中龍光
御史孫喬典等皆以為言請罰治河道諸臣責以後効
令及時疏濬以通漕舟工部覆奏往時黃河自劉大夏
設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自近年改成新河而豐沛之

患息。非必河自順軌。由人力勝也。今既不能引他水以濟漕。而新衝之渠。卒未可就。惟築決口。如晏時房村方略則故道宜可通。至如泇口之議。雖工費不貲。而一勞永逸。比歲歲疏鑿。費亦自省。今大立躬自相度。調其利害以聞。其管河官員。俱令戴罪任事。俟河通奏請。上是之。

南京戶部尚書致仕孫應奎卒。

南京兵部尚書吳嶽卒。

歷嶽任南京吏禮兵部尚書。以考滿如京師。過家病卒。

嶽居官清介。而質直簡易。有古風。士論重之。

詔祀故禮部尚書歐陽德於鄉。

特江西撫按官言德文章行業爲世所重其門人後學
相與祠而祀之宜詔有司歲時舉祀以從人望禮部覆
請 上特允之
命以方士王金等獄詞宣付史館
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言近者審錄重囚閱方士王金
陶世恩陶倣申世文劉大彬高守忠等獄詞謂金等妄
進藥物遂損 聖體比金等于殺父律謂 先帝是金
等所害使 先帝抱不白之寃于天上留不美之名于
人間伏望 勅下法司從公再訊務見的確然後渙發
綸音明其事於天下宣付史館明其事于後世刑部尚
書葛守禮等奏金倣文彬世恩守忠習故陶仲文術左

道惑人。世文稱習兵書，亦非正術，俱應為從論。第世文未冒陞賞，守忠入京未久，稍宜末減，發原籍為民。金儆世恩文彬，例編置口外，所流妻子應赦歸。詔如議。

詔復京營舊制。

兵科都給事中溫純言：今京營之弊，其失在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陛下奈何以一輔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勳臣故而用三侯伯，又以三侯伯而用三文臣？假令此六人盡才且賢，惟一心猶懼有十羊九牧之患，況一分兵馬，輒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即文臣中亦自相矛盾矣。巡視京營御史王友賢亦極言新制不便。疏並下兵部，覆如純等言，請仍

用武臣一人總督文臣一人協理其副將參遊分統皆如近議。上報允乃罷六提督更推總督協理大臣如故。

冬十月。許加派江南兵餉。

初以應天巡撫海瑞議裁革江南召募客兵已而巡按御史張問明言各兵業有安居遣之適以滋盗乃更從議選留至是撫臣朱大器言蘇州常州松江共有主客兵三千六百有奇其餘水陸兵亡論主客共七千七百有奇勢不得盡遣而前所遣者仍以各處軍餘民壯詷補合之蓋一萬五百六十五人又歲於防汛時募沙土兵八千是皆不可削計兵餉當用銀十二萬一千有

奇。而存者僅五萬。不能充一歲之給。宜稍加派。以安衆心。事下兵部。請留用官兵如大器言。戶部議許加派兵餉銀三萬。 上報可。

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來降。把漢那吉者。虜酋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俺答妻一克哈屯實鞠之。娶婦比吉女。爲之婦。不相中。那吉聘胡免擔金女。欲婚之。俺答聘我兒都司部女强娶之。取免擔金女與之。弗心焉。那吉恚恨。南走闌入關請降。邊吏莫解。以爲一胡雛。於中國亡繫也。總督都御史王崇古念以爲此奇貨可居。於是豐館餼。飭輿馬。逢其意。且以聞。言宜尊顯之。以示虜。令俺答而急之。與

則因與爲市必縶送降人必保塞奉要束陽申其𧦬犢之愛而陰制其命卽俺答而不急之與我因而撫納如漢例奴質于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而遥足羈縻俺答老且死而黄台吉者立勢不能盡有其衆而吾以一屠耆谷蠡秩秩之置塞外以觀其術仍舊存部落勢必響應黄酋䦨其復反勢必忿爭其與黄酋媾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互相讎殺我得因勢而制之外不失興滅繼絶之名而內收其力此萬世計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抑欝愁苦彼不過一中國禁錮之囚而俺答怨忿侵擾邊不止矣是時俺答老傷孫突南走計中國恚虜歲入邊必且甘心之也則日夜泣且盡歷率衆南和邀索

之。還臣言把漢那吉已部送北京。乃予官職收養。令欲取獨當乞恩懇求。何得深入挾取。是速禍也。俺答聞乃引兵却出塞。而遣使持番文詣崇古。請稱臣奉職貢。求那吉還。崇古要以盡縶諸逃人為主。盡為羽翼爪牙者以來。無得遣放。是縶逃逆叛者趙全等八人以來易那吉。

勅令南京禮部尚書吳山南京刑部尚書黃光昇致仕。

是時山與光昇皆以時望起用。方屢辭待命。未即之官。給事中韓楫等以為遷延不敬。請令山致仕。而斥光昇。吏部覆議山等果病則人已殘廢亦難適用。故並罷之。時謂楫專承望風旨以擊搏立威。不復知　朝廷進退

大臣之體也

詔京營協理大臣設館教習勳胄以儲將材

從御史趙可懷議也

掌都察院大學士趙貞吉疏止科道考察

頃因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言詞踈妄上干　聖怒以致嚴諭令因此一人遂被及諸臣并及四年以前衆心洶洶人人自危科道諸臣其中豈無赤心報恩直言敢諫之士今一槩以放肆欺亂奸邪不職罪之臣恐考察之日所司奉承意旨過於嚴切未免忠邪並黜玉石俱焚則將來言路壅塞士氣削沮傷國家安靜和平之福也臣嘗考往古漢唐宋之事皆因鉤致黨人之罪一時

賢才銷磨殆盡致國空虛無以濟緩急之用而陵夷以至於不救我 祖宗設立科道畀以言責或是或非尚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取自 上裁縱有不當亦止各受罰責以爲懲戒未聞舉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一網打盡以蹈漢唐宋之弊者也願收回成諭特加寛赦疏入

上報已有諭

命肅府輔國將軍縉熿襲封爲王仍支輔國將軍祿

禮部覆奏縉熿以懷王從父例不得繼襲此 先帝獨斷 皇上親裁且肅府初封甘州令徙蘭州在内地不得稱極邊即選擇郡王賢者使理府事自足鎮護不必變更條例 上不聽竟封王蓋太監陳洪入其賄爲興

援部議不能奪也

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請與都察院同考察京官

拱言京官六年考察皆吏部都察院同行惟丙辰春大學士李本掌部事考察科道奏貢行都察院不與焉臣愚以為耳目貴風官與都察院同事　上是之於是奏　貢與都察院科道官素行不謹者九人給事中鄭大經魏時亮周世選御史王漸王汝正劉思賢何其賢張檟周希旦浮躁淺露者八人給事中陳瓚王禎劉東星岑用賓御史周弘祖耿定向尹校傅寵才力不及者十人給事中顧弘路戴鳳翔黃才敏御史王君賞趙巖周以敬王圻顧廷對張問明高用得貢俱黜降如例

十一月大學士掌都察院事趙貞吉致仕

時吏科都給事中韓楫劾奏貞吉庸横以議改京營爲變亂奏保嚴清爲欺罔請罷之貞吉疏辯曰臣五月内乞歸展墓未得方擬再疏會大學士以勤先乞骸骨無何又會虜警臣義不當求去今秋防事畢大祀禮成百工休沐計披悃誠辭未及攄而韓楫之論劾又至矣夫楫言官也其惡臣之深者直爲近日乞止考察科道一事與大學士拱意不合蓋拱欲藉手　聖諭以報復私憤故臣月以陳請以阻其謀既不得命即至吏部同拱等考察兢兢焉惟拱言是聽楫謂臣極力救解恣意抵排者指何人乎考察之事甚密楫亦在考察數衆何人

以此言告之乎。楫又劾臣爲庸橫夫。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臣往奉特旨。兼掌院事。臣不敢辭竊意　上以拱權大重。故委臣以彈壓之司。與之並立以分其權。此明君御臣之術也。今既十月矣。僅以此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耳。其他壞亂選法。縱肆大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尚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如此。臣直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夫。楫乃背公死黨之人。橫臣之門生羽翼也。他日助成橫臣之勢。以至于摩天橫海而不可制。然後快其心。於此已見其端矣。臣放歸後願令拱復還內閣。毋以專大任。以樹衆黨。使後來奸臣。欲盜威權以行已私者。不得援此爲例　上手詔令貞吉

致仕賜馳驛歸
命禮部尚書殷士儋入閣辦事
改刑部尚書葛守禮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南京禮部右侍郎孫鋌卒
十二月虜執我叛人趙全等來獻　行受俘賞
初趙全與丘富從山西妖人呂明鎮習白蓮教事覺明鎮伏誅丘富叛降虜全懼乃及其弟龍王廷輔李自馨從富降俺答駐邊外古豐州地屋居田作招集中國亡命頗雜漢夷居之衆數萬人名曰板升俺答授全等皆為酋長丘富死全等益用事數引虜入犯破城堡殺吏卒無歲不至邊境苦之已而試百戶張彥文遊擊家丁

劉天麟明鎮子呂西川及邊民馬西川呂小老等先後
降虜與全等皆居板升全等因尊俺荅爲帝治城廓宮
殿期日升棟會大風棟落壓殺數人俺荅懼不敢復居
而全等亦各建堡治第制度擬於王者署其門曰開化
府有蟒宮鳳閣之號俺荅亦貴近之隆慶初汾石之禍
實全等本謀也時邊事孔棘中外籍籍以板升爲憂募
有得全等者拜都指揮賞銀千兩久之不能得及是以
把漢那吉故虜乃誘執全等至雲石堡待命總督王崇
古已得請遂受其獻遣使送歸那吉那吉猶戀戀不欲
行崇古諭以　朝廷恩意許奉表通貢不絕及宴賚甚
厚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携其妻以歸留阿力哥及

俺答使二人爲質旣得全等於是行受俘賞總督王崇古巡撫方逢時兵部尚書郭乾侍郎谷中虛王遴等各陞賞有差又加恩輔臣李春芳高拱張居正殷士儋及原任大學士趙貞吉等

原任戶部尚書馬坤卒

命以部屬改科道官

改授張思忠等爲給事中戶部主事侯居良等爲監察御史思忠宋之韓俱吏科宋應昌李貴和俱戶科程文紀大綱俱禮科蘇民牧烏昇俱兵科丁懋儒陳三謨俱刑科居良浙江道任春元江西道周思克福建道暴孟奇河南道杜天祥山東道陳文煥山西道舒鰲陝西道

行人李栾菲四川道杜化中廣東道大理寺評王元賓李純朴俱廣西道汪文輝張憲翔俱雲南道蘇民望馬三槊俱貴州道

調用江西提學副使陳萬言

科舉校士遺落者悉詣巡按劉思問求覆校幾四萬人思問與期會都司署中未至而士爭門入都指揮王國光呵止之遝相蹂踐死者六十餘人南昌知縣劉紹恤主彌封縣有素所奬拔士試而中者二人時論俱謂紹恤私二人於是南科道官有言吏禮二部覆思問無罪國光行撫臣逮問二人中試紹恤實不私然不應招致門生與萬言俱以不及調用奏可

以故都督陸炳宅賜德平伯李銘。
從其請也明年正月以十區賜慶都伯杜繼宗十五區
賜固安伯陳景行
隆慶五年辛未春正月甲子朔
舉計典
賜副使勞堪江一麟等十五人各衣一襲鈔百錠與
覲者宴於禮部知府徐必進等三十五人以貪酷下御
史按問是年不謹內有副使顏鯨後屢經薦剡　詔復
其職
以歲終閱視京營將士
許百官及天下來朝官謁見東宮于文華左門

從大學士李春芳等請也

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四事

一指責言官一觀望當戒二紛更當戒三苛刻當戒四護短當戒其末言大臣任已獨斷即有闕失孰從聞之臣謂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為本格心之要在去讒遠佞使賢者得行其志而已惟 陛下慎簡言官申飭大臣以消朋比之私回淳厚之俗章下所司言雖不同識者韙之

勑原任操江僉都御史雲南副使吳時來冠帶閒住

時都給事中韓楫劾時來不職吏部覆奏如楫言故有是命

以舉人趙家吉爲國子監學正
大學士貞吉弟也以祭酒姜寶時薦之乃授是職
刑科左給事中管東光聞住
先是東光以言事狂悖不爲公論所容所論亦竟罷報
東光益快快遂發狂疾走入會極門大呼同官奏言東
光疾作不能供職請回籍調理　上特黜之
以籍入陸炳莊田賜　皇親李鈺
田計二十二頃八十七畝
冊封　皇四子翊鏐爲潞王
命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爲會試考官
取中鄧以讚等四百人

三月冊封王氏爲榮妃楊氏安妃趙氏和妃韓氏容妃

定王親陞授官職例

給事韓楫言王親不任京官會典雖有其文然已故及無子孫者不在禁例中請勅吏部以後陞除官員除王親同祖親枝儀賓郡縣主未故者宜照例不任京職其不係同祖與夫人以下之親及係同祖而妃與儀賓郡縣主已故者一體陞除京職其男爲郡縣鄉君儀賓者亦如之疏下吏部復請行各省撫按官查覈擢用從之

都御史葛守禮申明巡按事宜

一正體統謂按臣不當令屬官考註藩臬二修本務謂肅官僚振綱紀摘奸伏理寃滯宜力舉其職諸細故毋

得侵官三慎訪察四簡詞受五完勘合六公舉劾無論出身惟務名實又必無俟出境以啟他議七嚴查盤一委官無過三處八倡節儉 上嘉其議令從實舉行

廷試賜張元汴劉瑊鄧以讚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踰月改趙用賢趙參魯吳中行等三十人爲庶吉士

起致仕吏禮部尚書楊博高儀于家高拱奏博可任本兵儀可任 東宮輔導及實錄副總裁前令二臣各以原官典司前務故有是命

封虜酋俺答爲順義王

先是總督王崇古言俺答得孫後遣使來謝且乞表式請封且言吉囊大把都來與盟疑有詐臣未之許蓋老

把都俺答親弟吉囊之子吉能等皆親弟侄而几慎擺腰永邵卜哆囉土蠻等酋又多其本統親枝也俺答於諸虜爲尊行乃能合之必同心內附然後可假以王封官諸酋長比三衛不羈縻焉第俺答以爲土蠻故主也力不能致臣聞老把都與土蠻會而內親土台吉適王台吉使來臣令其約老把都以招土蠻如其來也可以破三衛交搆之私即不來則失俺把諸酋之職其勢自破孤即今秋入寇但能螫邊左不敢南窺矣今俺答與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諸部各遣使十八人持番文來言諸酋感　聖朝曠恩願相戒不犯邊尊通貢開市以息邊民第諸邊將士習燒荒工搗巢恐妨大信願明禁約

以結盟好惟　陛下與諸臣計之耳發譯字生一人赴
臣所候其表至譯譯之無觸忌諱乃取奏章下兵計言
事體重大崇古所奏獨憑一二夷使之言未有僉同之
慮宜更會鎮巡詳議乞封通貢用何規制封疆內外用
何界限開市有　先帝明禁可復行否即如今議已要
我不燒荒不搗巢他日復要我不修邊不設備横索難
繼之物人心玩愒卒有意外之虞何以善後務計萬全
然後請旨集議恭候　宸斷主於邊備宜益加謹其搗
巢捕虜姑暫停止以後議定時都給事中章甫端等亦
言國家大計講不厭詳乞勅崇古毋徼近功而忽遠慮
且崇古威名久著宜加職久任以責成功　上皆然之

於是崇古等。奏上虜酋乞封貢便宜。其略言今日之事。不當以馬市例論。嘉靖中俺答擁衆入犯。薊鎮執馬房內臣楊淮等。脅以奏開馬市。 先帝不允。而咸寧侯仇鸞將兵出塞無功。懼患。潛以金幣媚虜。仍許請開市。以追已責。當是時開市之請。非虜本心。故不旋踵而叛盟肆掠。 先帝震怒。始寘于辟。嚴爲之禁。明旨具在。臣等敢冒請以干大辟哉。顧今虜情實與昔殊。虜連歲入犯。固多殺掠。乃所亡失亦略相當。又我兵出境。搗巢趕馬。虜亦苦之。是虜固非昔之強也。屬者戴 天朝歸孫之恩。既獻俘闕下。復約其弟姪。并各部落。誓不犯邊。又非如昔之擁兵壓境。挾我邊臣而坐索也。且聞虜欲圖

瓦剌蠶食西番慮我軍議其後故堅意內附以自固其
情可信又虜使云所請市非復請馬市但許貢後容令
貿易如遼東開原廣寧互市之規此國制待諸夷之常
典非昔馬市比臣等以爲　先帝在亦必俯從無拒也
且昨歲秋防報警京城戒嚴至倡爲運甎聚灰塞門乘
城之議幾爲虜笑今虜既納欵開內附乃必欲定久要
守尺寸以幸百年之無事與日有失究首事之罪是豈
惟臣等不能逆覩即俺酋亦恐能保其身而不能保其
弟侄能要諸酋于目前而不能制諸酋于身後也夫拒
虜甚易遵　先帝之禁旨責虜詐之難信而數言可决
虜必憤憤去即以遺降之恩不犯宣大土蠻及三衛必

歲糾俺酋父子為聲援以窺劇邊則吉能子弟賓兎諸
酋必為蘭靖洮河之患九邊騷動財力困竭雖智者無
以善其後矣若允虜封貢各邊有數年之安則可乘時
修備虜設背盟而以畜養數年之財力從事戰守不猶
愈于終歲馳騖自救不暇者哉臣等又歷稽 國朝北
虜舊有通貢之例如正統初年也先以兒減馬價而稱
兵夷酋虜封王亦有大平賢義安樂及哈密忠順王故
事故臣等酌時勢稽典制以為許封貢便因條為八事
一議錫封號官一定貢額一議貢期一議立互市一議
撫賞之費一議歸降一審經權一戒狡飾疏下兵部奏
請刊示廷臣會議可否請自 上裁未幾都給事章甫

端張國彥給事宋應昌張思忠紀大綱各條上與崇古八議互有異同詔併下部議於是兵部集府部科道諸臣廷議之徐文璧張四維等二十二人皆以爲可許張溶張守直等七十人以爲不可朱衡等五人以爲封貢便互市不便獨僉都李棠極言可許狀兵書郭乾淆于羣議不知所裁條爲數事以塞崇古之請大抵皆持兩端疏上上以爲未當令部臣更議以聞兵部奉旨再議請以崇古議俺答王號餘會授都督指揮千戶職銜令歲貢期已過二月聽于三四月一行以慰諸夷之望互市之時先定入市馬匹之數以杜爭端其貢使不得至京鐵鍋等物不得闌出及他事仍執初意且言事在

邊疆之臣知之。亦惟邊疆之臣能之。今日之事。以及時
內修爲良圖。以久任責成爲要務。人言套虜事體。與宣
大不同。宜令陝西督撫。更議可否。 上允行之。諭崇古
悉心經畫。務求安妥。仍督率鎭巡官等。益嚴武備。不得
懈弛。以致疎虞。於是封俺答爲王。崇古等人言會議封
貢。與原議未合者三。吉能在俺答子孫中。班行年齒旣
尊。而不預封職之榮。入貢之賞。必發憤而爲寇。他日糾
俺答。窺陝邊。而陝西四鎭。之憂大矣。故封貢之議。吉能
不可獨拒。一也。嘉靖初。吉囊盛强。爲九邊之患。自吉囊
死。且二十年。部落旣分。生齒日衆。而合鎭又多蓄丁壯
時擣其巢穴。終歲不能寧居。其所需于中國者。段布鍋

釜之類。視東虜皆同而不容互市。諸酋豈甘心、是教之
叛盟而勸其必犯也。且鐵鍋爲虜炊爨之需。今與之衣
而不與之器。虜衆何能自贍。或謂鍋爲兵刃所出。不可
資虜。不知虜雖得鍋。不能煉鐵。否則如遼東開原建寧
以廣鍋爲市。蓋廣鍋不受炒鍊。或可倣行。此互市之議
陝西必不可已。二也。主餉以養主兵。誠不可減。客餉專
備有春秋警調遣兵馬之費。今虜旣納款。則調遣可罷。
探哨可減。其討賞溢賞。在臣等自知樽節。但守市遣使
出入往來。非此無以示好。故臣請于客餉中。動支萬金
以備互市撫賞之費。或給商販。令易貨充市。以濟公私
此撫賞之費。必不可省。三也。章下兵部。請行陝西總督

裁才。勘議可否。其廣銅行督撫親驗。戶部覆撫賞動支
容銅如議。 上從之。於是授酋虜昆都力哈黃台吉。爲
都督同知。賔兔台吉等千人。爲指揮同知。那木兒台吉
等十九人。爲指揮僉事。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爲正千
戶。阿拜台吉等十二人。爲副千戶。恰台吉等二人。爲百
戶。昆都力哈。卽俺荅弟把都兒也。於是諸夷解辮髮受
封號。世世比於屬國。邊以靖安。而中國逋逃。知虜不足
賴。事急卽以之爲市。有深創矣。當是時。 上告 郊廟。
昭武功。飲至加賚帷幄。而崇古進孤卿。於是輔臣合疏
言頃北虜款塞。三陲晏然。邊氓釋戈而荷鋤。關城息烽
而安枕。此自古希覯之會。而今乃有之。實我 皇上聖

德誕被神武布昭之所致也方初議時發言盈廷而臣
等所爲仰奉　宸斷贊成大計者其說有三焉夫夷狄
之性譬則禽獸適其欲則搖尾而乞憐違其願則狂猘
而反噬爲中國計者惟當因所利而順制之固非可以
禮義馴服法度純約者也嘉靖中北虜求貢不過貪求
賞賚與互市之利而止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
臣憚於主計却其請而斬使者絶之於是黠虜怨憤擁
衆大舉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昌薊甚哉直抵京畿
二十餘年迄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屯田荒
蕪鹽法阻壞帑藏傾竭士馬罷頓則往歲失計之明驗
也今天佑　國家使其孫委命自至賴　朝廷處置得

宜彼遂感恩慕義稱藩請貢是天以安攘之機贊我也於是因而愛之不惟名順事実而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此其一也 國家時當全盛自可以讋懾百蠻況其輸誠稽顙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有萬不同拒而不受不惟阻其嚮順之意又且見短示弱將謂我畏之而不敢臣非所以廣 明主之德威於海內也故直受而封賜之可以示輿圖之無外可以見桀獷之咸賓可以全 天朝之尊可以伸中華之氣即使九夷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之心此又其一也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圖謨國者本畫之所在也虜自庚

子猖獗以來。先皇帝常切宵旰之憂下　詔修舉邊務者屢矣然勞力費財迄無成效者非直當事之臣虛文應故而然也虜時內侵應接不暇即有修爲隨經殘破方尺寸之未成忽尋丈之已壞故不能積累以日就于成而徒費無益也今虜旣效順邊境無事正國家閒暇之時積我錢穀修我險隘練我甲兵開我屯田理我鹽法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中國携二之人以散勾引之黨即有沉幾密畫皆得次第行之雖黠虜叛服靡常必無終不渝盟之理然有一年之日力則有一年之成功有兩年之時月則有兩年之實效得三五年寧謐必將安頓可定布置可周兵食可充根本可

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矣如是而彼能尋盟則我仍示以
羈縻之義彼如背約即我得遂興問罪之師伸縮進退
自有餘地此則要領之圖謨國者本畫之所在也由前
二說既皆驗於行事由後一說方取必於將來若苟見
一時寧息遂爾偷怠沿習故套搏弄虛文止圖苟免一
身罔顧貽患來者則良時一過不可復得邊備寖弛愈
難振揚卒然有變將何以應則臣等一念謀國之忠覆
成他日誤國之罪此在今日不敢不盡言者也伏望
勅下兵部嚴飭督撫將領諸臣改絃易轍具奏議處仍
賜　勅戒諭責其成效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
道官分投閱視若錢糧若險隘若兵馬器械若屯田鹽

法諸事毋歲拓版整頓條實具報著有成績者與擒斬同功仍襲故常者與失機同罪則邊方之實政日興中國之元氣日壯而　廟堂得坐勝之策矣疏入　上嘉納之亟令所司議行因條八事一宣府南山一帶如總督王崇古前議不必先期駐守防秋畢日有所贏財另項收貯其戶部年例銀仍令歲給如故以備緩急一各邊城堡惟宣府稍完大同次之延固甘肅則半傾矣宜令官民隨便修築務求堅密一訓練兵馬大操不如小操合操不如分操宜責之守巡兵備官悉心考核不得徒具彌文一工部軍器多不堪用今議發銀聽各邊自造請下所司詳定可否一屯卒逃亡苦于賦重請令各

邊以其蕭爲例屯地久荒者永不起科近荒者十年後起科一鹽法之弊起于有司多派斗頭以致官商多困倉庾日虛宜設法疏通以復國初飛輓之舊一邊軍缺馬俱令籍數上請以憑給發馬價一邊民亡入虜中者行所在多方招撫若有沉幾密畫不妨徑自酌處得旨依擬仍令從實舉行

夏四月詔江西燒造磁器十餘萬

工科給事中龍光等請暫停止以蘇民困報聞

都御史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

請曉諭今歲進士使知遵守一曰端趨向二曰崇節儉三曰正心術四曰勤職業五曰敦禮讓六曰弘度器

上然之。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

督撫李遷殷正茂總兵官俞大猷各陞賞有差。先是古田獞賊攻刼會城。戕殺官民。連歲苦之。其最黠者韋銀豹。其父朝威自弘治間與其伯朝猛占據縣治。正德中朝威伏誅。銀豹挾其五子。四出擄掠。至是與黃朝猛據鳳凰潮水二巢。險固不可拔。至是正茂與遷謀。調思明等處土兵及漢兵共十萬。令大猷統之。直抵諸巢。合營進剿。凡斬首七千四百六十餘級。俘獲男女一千三十餘人。撫其不為寇者六百六十餘。所正茂之功居多。捷聞。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命。其諸有功當錄者。命巡

按御史勘聞於是遷正茂等條上善後事宜一設兵備參將各一員彈壓其地一設千戶二員百戶四員旗操軍四百人以嚴隄備一龍門隘都狼隘牛河三阨宜樹柵立堡立營防守一芟伐林箐夷其險阻每二十里建一遞鋪以獞民充之一古田旣改爲州夫馬廩給請以桂林所屬桥浦建安横塘等驛分撥一版圖旣復宜分里隸各鎮殲絶各獞遺田俟踏勘處分其復業聽撫獞民編立里保糧則從輕并禁州官科擾啟釁一布政司貯軍需宜時加稽覈毋倘古田無得那借戶兵二部覆奏上皆從之然是時銀豹實未死祇以窮蹙陰令其黨覓肖已者斬首以獻主簿廖元把總王綱相與証之

已提聞矣其後稍稍傳不死狀正茂令僉事金柱踪跡之鋇豹兄鋇站乃生縛鋇豹致之麾下至六月正茂具疏其狀且引罪械鋇豹赴 闕下得旨械豹令正法

命御史治元等罪并覆柱等功狀以聞遷寵等勿問九月磔鋇豹并斬其孫扶猶于西市傳首夷方

授陜西舉人呂潛爲國子監學正

以撫按官張祉等交薦其孝廉故也

御史陳文煥請勅督學諸臣兼詢德行 上是之

工給事張博請改瓜洲土壩爲閘以便漕舟從之

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

疏凡五上 上察其誠懇優詔褒美賜馳驛遣行人曹

誂護行仍月給廩歲給夫

華漢陽知府孫克弘獄

克弘者前大學士徐階同邑人也遣其家人孫伍至京師或妄傳爲階所使給事韓楫宋之韓計欲尋端扺根以中階伍寄宿民家兩人奄至其卧內襲執之大索資裝求階事爲左驗而伍所持獨克弘所與親故書他無所獲乃更引他事謂階子璠等侵盜本府起解錢糧各坐以不法并盡捕階家人留住京師者雜考治之御史王元賓受楫等指窮竟其事執伍等送法司因奏克弘貧緣壓遷富罷狀并極言詆階克弘坐斥於是喜事干進之徒益務蹤跡階事爲奇貨矣

六月原任吏部左侍郎靳學顏卒。濟寧州人爲人淳謹內行修絜文學氣節俱爲士論所重以三品未考滿賜祭一壇給半葬

給事周芸御史李純朴爲張齊訟冤幷論都御史王廷刑部尚書毛愷等。阿黨肆意比附成獄請法司吏部亟爲昭雪已而刑部尚書劉自強覆奏齊所坐絕無事實廷愷曲法狥私。如芸等言。得旨齊准昭雪叙用廷削籍爲民愷追奪原職乃補齊通州判官。

考選庶吉士趙用賢等。同修撰張元忭等。俱送翰林院讀書。

嘉靖丙戌後進士及第者不復入館肄業至是始復故

事云

定官生除授陞遷例

吏部言官生任宗人五府率多出爲雲貴知府不旋踵輒罷去若謂此輩不足用姑如是處之云爾是人與地皆不得其宜也授部署等官年資深者始得爲知府官生旣可爲知府則亦可爲部署等官乞自今官生出身六七品以上者得陞部署及京府治中太僕寺丞等官如果稱職則遞遷之至於遠方知府尤當與內地一體除授陞遷不得低昻從之

禮部請議定宗藩事宜

覆河南撫按栗永祿楊家相禮給事張國彥等奏也大

畧言歷考前代未嘗有宗室而坐食縣官者我　聖祖獨厚宗親世授爵祿恩至渥也然　聖祖當天潢發源之始故奉以數郡而易供今日當宗支極茂之時則竭天下之財而難給以天下通論之國初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今則玉牒內見存者共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四位歲支祿糧八百七千萬石有奇郡縣主君及儀賓不與焉是較之國初數百倍矣天下歲貢京師者止四百萬石而宗室祿糧不啻倍之然特論平時耳萬一遇水旱凶荒征輸無出將何以處之又特論目前耳將來傳世萬億生齒無算又何以處之今上下公私兩受其困良以恩施寡節而供輸之策窮禁縛太嚴而資生之

路絕今日之勢有不容不變通者且 祖廟之制親盡則祧而襲封之典曾不少變是待 祖宗者薄而待子孫者厚恩禮不幾于倒施乎今之論者動曰 祖制不敢輕議然觀洪武初親王祿米五萬石不數年後以供給難繼減至萬石其後待慶遼肅谷諸王俱歲給五百石是 高皇帝制祿已無定矣永樂間秦魯唐府各五千石遼韓伊府各二千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郡王常于數內撥給是 文皇帝須祿已變更矣爲今日計國家財力無措則不得不限服制以殺其祿給祿給既減則不得不聽自便以開其生路生路既開則不得不嚴法制以禁其爲非蓋審時酌變爲國家

經久之圖莫有過于此者伏望　皇上詔求長策容本部以先後諸臣條議通限各王府一併議覆如議通限者治輔導官罪候各王府議至之日本部即請大集廷議恭候　聖明獨斷以成一代章程以定萬世法守　上報可

大學士高拱請以舉人才德出衆者宜與進士一體陞取

又請以行太僕苑馬寺運司官與布按司一體陞遷俱從之

給事中胡價等勘視膠萊河議謫罷其事

價言今爲新河之議者皆徙指元人故渠及副使王獻

說非能涉二三百餘里親覩其利害也臣嘗濟分水嶺驗

間獻所鑿渠皆流沙涸崩雖有白河一道徒涓涓細流不足灌注至如現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稍有潢汙亦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然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且陳封閘以下夏秋雨聚衝流積沙為河大害縱為諸水可引亦安能以數寸之流濟河之用則諸河之不足用明矣或謂新河頗多積水可因用為渠不知潢潦所聚皆以下流壅滯之故設皆濬深水必盡洩則蓄水之不足恃明矣或欲引濰河之水不知濰河在高密西去新河一百二十餘里中間高嶺甚多雖竭才力終不可濟則濰河之不可引明矣分水嶺以南至陳家閘以北至周家莊雖云近海通潮又皆岡石磔沙終難鑿治則海

水之不可逹明矣大抵上源則水泉枯涸無可仰給下流則浮沙易潰不能持久二者皆治河之大患也故元史食貨志以爲勞費而無成國初徧訪運道舍此而不顧自獻以後屢勘而不行良由于此臣請亟罷其事并令所司明示新河必不可成勿使今之旣誤而復誤後人也　上乃罷令自今不必更議以滋紛擾

按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漕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爲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二百四十里至萊州之海倉口入海自逬北新河店置閘以逹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海歲久堙塞近王副使獻汔御史逺宜力主開復并於馬家濠鑿

山麓通海近該巡按山東御史商爲正題會同都御史
李世達勘議欲從元人故河引泉瀦水運漕間道但南
海田海口至店口三十餘里多沙自麻灣以上係佔河
流沙與沙互壅麻灣以下則金海中隨潮轉運至墻每
糧百石給水脚銀二两九錢其輕齎銀先期委官由陸
路觧赴督糧官收用一議回貨言海運冒險旗軍完糧
回南每船許帶私貨八十擔給票免稅以示優䘏一崇
祀典言山川河瀆祀典具載今海運所畏者鮫與風耳
宜畢廟祀以妥神明疏下部覆如議于是海運行而議
者籍籍非刺之會再運三百艘中七艘壞而罷夫禹貢
刋滌功止逹九河幾蕃荒服惟薄海則海固古聖帝明

王之所不能用也元史具備海運所失陷之數詳矣風濤不測洋舟漂沒亦云歲有計一舟所失米不過千百石而從溺者率不下數十百人歲以數百十人之生冢與漕數較多寡而以爲便可爲人之君相殆難言之矣又廢棄百年事未習而難安顧燕爲家歲漕四百萬石爲 京師命而經絡中國二千餘里之水以爲漕則漕其官員也員官喉嚨曰古之治河者順其性抑使無爲害而止矣今不惟去其害而且欲資其利不惟不敢導之北顧方築堤捲埽歲費以億計防河北徙如防寇戎然計獨在保漕馬中丞卿有言 京師脫六月無漕者困矣何暇及遠盡姑爲紓目前計乎

蓋其慮也

尚寳卿劉奮庸疏條五事

一曰保安　聖躬二曰總攬大權三曰慎乃儉德四曰

留心章奏五曰起用忠直按奮庸疏詞有所指斥頗中

時宜阿意者以爲久不徙官有怏怏心更相與詆訾之

安慶官軍亂詔槭指揮張志學等至京鞫治

刑部問遣至是疏乞嚴禁　上深然之令廠衛五城訪

捕都察院仍揭榜禁約

吏部議定徵賦不及數降格

以見年爲正徵當年即完以前負爲帶徵陸續補足總

計分數議降一級仍在地方視事俟完足之日始復原

官復官之日始計俸考職行取陞遷若地方凋敝殊甚許撫按覈實定限從容徵補如貧俸已深限期未滿而額有半完者亦得陞取

許吉能同俺答入貢

總督陝西都御史戴才因上互市事宜一改延綏市廠于紅山邊墻闇門之外修復寧夏清水營舊廠開市之日列卒守之以防不虞一發延寧二鎮椿棚地畝等銀大小二池鹽課銀一萬两及陝西鎮椿棚馬價銀五千两收買貨物待虜入市一發太僕寺馬價銀二萬两輸之延寧買馬　上皆從之

九月山東守臣言安集遼人之議有八

青登萊三府海島潛住遼人遼東每年勾攝既不可得而山東虛文羈縻終非永圖八議一定分管青州諸城縣分管齋堂島萊州府膠州分管靈山島行杆島即墨縣分管福山島大管島小管島田横島掖縣分管芙蓉島登州府文登縣分管劉公島寧海州分管崆峒島青島宮家島蓬萊縣分管沙門島長山島大竹島鼉磯島墨山島小嵊島黃縣分管桑島三府共二十島遼人附居者皆籍而撫之二嚴保甲保長哨望諸州縣受事歲報戶口之數三收地租各島見耕地八千三百八十六畝宜比寄庄事例畝量稅銀五釐以備巡察海道備倭都司修船之用四查船隻各島遼人漁販船隻小則

稅銀一錢大則一錢二分各輸州縣以備修船敢有擅用雙桅遠泛海洋或近高麗者罪無赦五年貿易遼人旣爲編氓宜與土人均平交易不許入夜私交以生他釁亦不許貨遼禁物六專責成安緝撫綏當責成海道及都司乃可統紀七修哨船海禁日弛乞令將所造海鶻船十艘遼船八艘及時修理八杜積逃各島安插旣定遼人避事亦有積逃者宜令遼鎮重禁令州等處人毋復越海 上從之

巡撫大同劉應箕疏請申職掌

上命兵部尚書楊博等再議曰總兵以鎮守爲名是古專閫之任巡撫以贊理爲義亦曰監軍之職故職任不

分則尸冒無代庖之理職任太分又恐非同舟共濟之義今應筭止以近年賞罰不當爲巡按各州縣勘功官所持故設此論以自别于將官不知各處巡撫亦請有旗牌設有標兵儼然以將官自處及至有事方欲自異得乎今斟酌所議自後沿邊沿海鎮巡官宜令各遵勅書行事遇有地方功罪通春職掌一體酌量論賞行罰其總兵官臨陣有功則叙功在巡撫之上若退縮僨事虛冒錢糧罪坐總兵而不及巡撫巡撫調度失策及臨警坐視不共替襄亦當從總兵之罰今後巡按糸劾視失事大小爲差不得槩及鎮巡勘事官今厲别差委

上從之

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廷。
其神主序于先儒呂祖謙之下。
詔焚燬陳建所輯資治通紀。
從給事中李貴和言也。
總督王崇古報北虜互市事竣。
崇古巡撫劉應箕楊綵孟重總兵馬芳趙岢麻錦等陞
賞有差。
十月吏部左侍郎張四維再疏求去許之。
十一月以陝西貢市事竣賞虜酋吉能等有差。
效勞總督戴才巡撫郜光先張蕙總兵雷龍謝朝恩等
各賞銀幣有差。

大學士殷士儋致仕

先是御史趙應龍言其因太監陳宏賓緣入閣未幾御史侯居良復論其始進不正求退不勇于是士儋請益力上慰留至再及是始允賜路費銀鈔幣馳驛歸原夫歲給如例

詔原任湖廣副使徐學謨以原職叙用

學謨前爲巡按雷稽古劾罷至是撫按汪道昆等言學謨事皆風聞無實不當罷故有是命

十二月宣大總督王崇古條陳邊計八事

一修險隘一練兵馬一收胡馬擬春首發宣大山西各馬價萬兩聽軍前易馬一散逆黨謂款虜數萬仰食板

并收穫若招徠大速恐啟戎心宜用間緩圖一積錢糧謂宜俟一二年後虜果無警方可漸損客餉以給主兵一理鹽法謂邊商報中日寡由大商占引抑困之故宜責各運司嚴法禁治一關屯田謂宜移山西屯田僉事于代州專理三關及大同鎮屯務一整器械謂禦虜之器獨湧珠大砲最能及遠乞發工部銀萬二千兩分給各鎮增置疏下所司議俱從之

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畢陳六漸

一曰封疆弛守之漸二曰熟夷疑叛之漸三曰將領推諉之漸四曰塞下虛耗之漸五曰勇士散逸之漸六曰市地增加之漸

虜酋寇遼東總兵李成梁等帥師禦之于卓山等處大破之斬首五百八十餘級內酋首二人獲馬六百餘匹甲二百餘副其他夷器亡算成梁及總督劉應節巡撫張學顏副總兵趙完等各陞賞有差

罷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原任漕運都御史陳炌俱冠帶閒住

時給事中雒遵自邳河勘工還上言運船漂沒之故始于漕司鈇船併糧太重故一遇水發相繼而敗又官旗侵盜者多度不能償輒妄引船壞自解此則漕臣陳炌等之罪也至于王家口初決之時黃水盡從漫坡經流

南出小河口藉令季驯稍緩築隄一月則漕船可以盡出漫坡避新溜之險乃計不出此反驅舟以從新溜坐視陷没方且騰章報功罪滋大矣工部覆如其言故有是命

隆慶六年壬申春正月戊午朔

詔雲南廣東採辦珠寶歲進寶石二萬塊珠八千两三年而止科道張書劉世曾疏請節省報聞

命工部尚書朱衡兼副都御史經理河工從維遵薦也

命叅政潘允端移駐淮安專理漕務

從都御史王宗沐奏而設也因革漕運協同叅將戶部尚書張守直條列漕政事宜

一申嚴議例如糧船到淮後其責在各處巡撫已到淮而更遲誤責在漕司一查處糧船各總淺船已回水次者責令委官嚴修及行各把總豎桅量派毋令重載易壞其守凍未回者另覔民船裝糧抵壩候凍船回日修理仍將委官查究一查刷船軍諸般壯戶丁照額僉運不許覔無賴代充仍五船編甲互相覺察一議處漂流務將官旗盡家抵償沿途有司不得妄行勘奏其撈獲餘米監收官別貯先支得旨如議行

罷山西右叅政孫枝左叅議查鐸閑住

時萬壽聖節二臣不肯入賀爲巡撫楊綵所劾故黜之
禮部尚書潘晟覆科道官張國彥等疏陳輔導東宮事宜言獻議雖殊大意有十曰愼選官僚曰久任輔導曰精擇近侍曰親近師友曰內崇孝敬曰外敦齒讓曰仁體天地曰儉法祖宗曰欽崇正訓曰躬垂聖教官僚在閣臣吏部遴選得人上請久任左右近侍在司禮監審擇質疑問難親接儒臣一切孝敬仁儉有關儲教者在皇太子遵修古誼以光睿德至于燕閒之際質問所業時加訓迪則惟皇上加意議上報可

二月。初置新寧州。
屬廣西南寧府。從殷正茂奏也。
令廣東舉劾另立科條。
從吏部言。有弭盜安民循良著績者。不拘多寡。盡登薦剡。本部更加諮訪。亦不拘行取超擢。他省不得援例。從之。
甲午。皇太子行冠禮。
浙江巡按謝廷傑。請罷客兵以恤疲困。練主兵以濟實用。從之。
起吏部侍郎張四維。協理詹事府事。
選東宮輔導官僚。

閏二月。虜酋黃台吉掠東夷華固等帳房。

華固者。不知始所從來。嘉靖間始流住宣府邊外。與史夷雜處。遂因撫之。以為外藩。然非故屬夷。亦往往為台吉所掠。至是撫臣吳兌奏。言已使人詰問黃酋。令其遣還。但與史夷勢同唇齒。請于近邊閒曠之處。另築小堡二三。以安插史夷。俾頓老小。其壯丁。悉聽近邊住牧。是東路又設重險以東禦夷。一利也。潛消虜謀。二利也。另堡安插。免夷漢錯居。三利也。築堡規制。止可安插老小家財。其壯丁帳房。環列堡外。平時附近牧放。有警登堡防禦。每堡選撫夷官一員。率通夜人等為之稽防奸僞啟閉堡門。既預弭其跋扈之謀。又羈縻其飛揚之志。四

利也巡按御史劉良弼亦言車夷與史夷自相依附而中國視二夷以爲外藩車夷既去則史夷之勢自孤恐難存立史夷再去則北路之藩籬盡撤益難隄防中國制馭不可不謹事下兵部乞命總督等官遣使詰問真實責令遣還如占恡不發先革車夷撫賞并酌處機宜

上是其議

三月始定捕盜條格

時盜刼安義縣庫知縣曾知經爲民署分守方良曙降俸一級

戊子 皇太子出閣講書

黜南京倉主事張振選閑住因禁外屬抗違上官

南京戶部尚書曹邦輔奏其遺抗不職吏部覆言往歲執政之臣悅人媚己故憸夫之在庶寮者託爲奥援以語言相搆肆意排陷于是堂官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益敢恣其胸臆即未必有奥援者亦皆以爲㧛爲風采而安意承行者蓋鮮矣其外省則由巡按御史往往以進士推官知縣有科道之望乃曲爲護庇引爲私人陰授以廉訪之柄凡二司賢否悉出唇吻于是二司反皆畏懼曲意結納請通行內外諸司今後屬官敢有抗違上官者俱如振選例上官不能督率有罪不行糾治者以不職論巡按有護庇引爲私人者聽部院科道糸奏

上報可

禮部尚書潘晟乞致仕。許之。

先是給事宋之韓。論晟衰朽。不堪典禮。上慰留之。之韓嗾同官賈待問臣鐸等攻之。晟三疏求去。乃得許。按之韓淺鄙狠愎。內諂附當事以自肥利。而外務搏擊。以必勝立威。不獨攻晟一事。士大夫多側目視之。

總督漕運都御史王宗沐。上海運議。

其略曰。唐人都秦。右據岷涼。左通河渭。是險可依。而水未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河。面接淮汴。是水通利。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安。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若國家都燕。有居庸醫巫閭以爲城。而南通大

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神京而海道不通是太平之遺慮也此天下大勢也夫三門天下之險也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經營之不廢者都關中故也若都燕則既受河與海矣河一自安山涉汶濟即今之會通河一自溫入汴入衛而俱會于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海者彼以陋夷紛擾終歲用兵罔無暇于河也彼又以爲河亦有不如海利者入閘則兩舟難並是不可速也魚貫逆遡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俱壞是不可避也一夫大呼萬櫓皆停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言之是不可忽也若主于河而協以海自可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而取物也不可

棄也。此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于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衡而歸諸北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決從閻家口出支河，近符離靈璧，又幾于正南。支河自西北而抵東南，其爲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如去年之漂流中外，大小臣工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既不能不變色于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于河之通，則計將安出。此目前急勢三也。風波天數，臣亦何能逆覩其必無，然以爲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且語有之曰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渤澥稽天，則迴避靡地，近南水暖，則蛟龍窟居。元海運

之有敗以其起大倉嘉定過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即以舟與米行於其間因其曠遠以取速。而標記島嶼以避患。名雖同於元人利實専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因條上海運七事。一定運米議將淮揚二府兌改正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盡派海運遇有災傷改折以鳳陽糧米足之。一議船料通計船四百二十六艘宜酌派湖廣儀真各廠置造合用料價十一萬八千四百兩即將清江浙江下江三廠河船料價併折糧減存班匠等銀觧用。一議官軍宜分派淮大台溫等十四衛責令撥軍領

駕每艘以九人赴運以三人扣銀添僱水手。設海運把總一員統之領委官員于沿海衛所選補。一議防範責令巡海司官等官定派土島小船置備兵仗以防盜賊一議起剝天津海口。水淺舟膠用剝船湧進渾沙拳俱難取。欲由把浪廟地名路溝。另開一渠。至鴨港纔避麻灣十三里之沙。由鴨綠港迤南。尚有沙洲見露水中。即空舟尚不能行。況古路溝未挑通地脉相似。安知下無沙。安保他日海沙之不湧入。北海海倉口。龍王廟前。沙數十里許。用徒夫及昌邑夫三千餘人。撈二十餘日。給過工食二千二百两去沙僅一尺。路止二里。沙堆積岸上。大潮一至。沙壅如故。且復議築堤約水障沙。不知海

口之堤用土則勢不能當用石則費不可訖分水嶺自嘉靖十七年十八年二十二年三十二年隆慶五年節次勘測皆高海面五丈以上上接白河流沙先年明給事中謂流來之沙旋挑旋淤況沙中乃有石沙見水則可摶濕泥帶水即成稀滋軟土故役人言地底有泉泉內有沙工力難施夫海口之沙既欲避而不可得海之潮又勢遠而不能通縱欲引附近張魯河白河膠河都泊諸水以益之而春夏旱乾俱各微細既不足恃秋潦沙壅輒復爲患徒費挑濬奏聞報罷

秋七月令教職與雜流官得于近地銓補

賜故少詹事黃佐謚文裕

以廣東撫按李遷趙焞言其志行端毅學問宏深故巡

八月旌表順天府列婦張氏

生員翟恩榮妻也夫亡絕粒者二十一日卒科道請表

揚之

令緝拿指稱吏部駐騙者

先是王三聘董假稱高拱外甥表侄騙財有証拱自訪

獲逆志學與知府査志隆有怨至是以支放軍糧事愈

恨之遂與指揮馬負圖張承祖率舍餘馬應舉等及家

奴屯卒四百餘人閉城大譟圍府舍欲殺志隆守備楊

遇春不爲禁洶洶三日乃稍觧南兵部尚書王之誥等

奏聞乃遣官校逮志學等而赦屯軍脅從者已而南守

備太監張宏言志隆稽誤月糧激變軍士又擅離職守潛入南京亦乞速究以彰國法乃併逮志隆于京師訊之

戶科給事中曹大埜論大學士高拱大不忠十事前聖體違和拱言笑自若且過姻家曺金飲酒作樂一也東宮出閣講讀拱止欲三八日叩頭而出是敢于自尊無臣人之禮二也自拱復用昔日直言拱罪如岑用賓等降黜殆盡皆類一空三也副使曺金其子女親家也無一才能乃超陞至刑部侍郎給事中韓楫其親愛門生也歷俸未久以承指而超爲右通政四也科道乃陛下耳目拱每當選授即于部堂戒諭不許擅言

大臣過失五也結言官為心腹凡　陛下微有取用文章上奏至拱罪惡皆隱諱不言六也文掌吏部凡黜陟去留不恤清議蓋權之重過于嵩而其引用匪人排斥善類大甚于嵩七也副使董文采餽以六百金即陞為河南叅政吏侍張四維餽以八百金即取為　東宮侍班因權納賄贓迹大露八也原任經歷沈鍊論劾嚴嵩謫發保安楊順路楷受指何意誣鍊勾虜無辜見殺比順楷論死天下稱快拱乃受楷千金強辯脫死衆皆不平九也操江吳時來在　先朝抗疏論嵩所謂忠臣也拱以私恨借一小事黜之大學士徐階受　先帝顧命古所謂元老也拱以私恨乃多方害之必欲寘之死地

至于太監陳洪之閒住出自　宸斷拱與洪密嘗諷令
言官欲爲報復俺答歸順　聖威所致拱乃揚言于
人而歸功于已十也疏入　上責大楚妄言命調外任
按大楚所論內亦有中拱之病者然是時疑者謂出張
居正意而受曾省吾指故不數年而大楚爲巡撫居正
死而大楚遂罷去
九卿諸大臣科道等官俱上疏請留大學士高拱
時拱辯且辭　上已慰諭褒美未嘗聽拱去而諸臣連
章保留識者以爲諂云
夏四月降尚寶寺卿劉奮庸爲興國知州
奮庸自建言後衆排擠之謂其怨望高拱言有譏刺

及大埜疏出皆指目爲邪黨給事涂夢桂乃極詆奮勇
而程文又盛頌高拱摘大埜疏十一辯折之得旨奮勇
降調大埜爲乾州判官時識者謂夢桂等朋比甲詞公
犯名義云
應天府丞丘有岩革職爲民
巡按御史姚光泮劾奏原任編修曹大章原任死馬卿
韓子允詐取平民財物萬餘有岩亦入其重賄贓迹顯
著吏部請罷有岩其大章子允行南京法司逮問具奏
從之
詔准魏國公徐鵬舉庶子邦瑞襲爵
命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詔復故總督兵部尚書胡宗憲職
給事中劉伯燮言故總督曾銑胡宗憲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臣甚惜之銑規復河套任事過勇而謀涉疎宗憲依附權勢靡費軍餉與夫殺戮過慘不能無罪然當倭奴憑陵之際卒以計擒首惡海波遂寧此其功罪亦當相準銑既蒙贈蔭而宗憲未獲昭雪何以為邊臣勸宜加卹錄故有是命

命逮問杭州衛千戶陳鑌等如律
檢討沈位以奉使冊封冊過睢寧與鎮等爭道鎮等率諸漕卒毆位死督運御史張憲翔以聞給事馮時雨等亦乞盡法以銷亂萌故　命巡按及督運御史逮問如

律

五月。工部尚書朱衡。會議瓜洲建閘事宜有五便 部從之

復廣西全州灌陽縣編戶

國初編戶十四里。以徭寇殘破居民流徙田多荒蕪僅存八里。又調他衛軍屯守。許自占田墾種。田租歸軍衛者十六七。民籍日減。僅存六里。至是撫臣郭應聘以占田賊平。清丈田畝。請以軍餘承種民田者。皆入有司以復十四里之額。從之

總督王崇古爲虜酋俺答。陳乞四事

其一請給王印。如 先朝封忠順王例。其二一許請貢使

入京比于三衛每酋貢使二人總督大酋四人俺答十人總六十人貢馬三十匹其三請給鐵鍋議廣鍋十斤煉鐵五斤尚未可爲兵器潞鍋生粗每十斤煉鐵三斤宜可給與令其以壞易新其四請撫賞虜中親屬布段米豆散所部窮夷塞上仍許不時小市疏入兵科梁問孟以爲鍋可互市撫賞不宜輕許禮科陸樹德言貢使入京有五不可凌雲驛使一也忿爭起釁二也京師之内館穀闊略虜如不逞損威傷重三也窺伺動靜四也年來雖少後必漸多如水穿竇勢難卽塞五也宜如近事代爲之進便吏科雒遵等亦皆言不可許兵部因會戶禮部議乃言順義王印如崇古議鑄給凡表章俱令

印進其貢使入京。僉謂不可。第故事夷人入京必欽賜
筵宴。簡命勳臣以待。且厚其賞。今順義王使至邊。宜遣
光祿署丞。齎賞物就給。令本鎮具欽賜筵宴。總兵待
之如禮。其議廣遊二鎮。均犯出塞之禁。無已則以銅鍋
代之。宜令總督市給其虜酋。親屬及窮虜之賞。不可以
久。宜令總督畫一之法。勿斬勿濫。如各鎮原議 上
從之
賜虜酋俺答順義王鍍金銀印
己酉 上疾大漸。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
受顧命
是時 上疾已急。口雖不能言。而熟視諸臣。領之屬託

甚至蓋自　孝廟顧託三臣之後僅再見也

庚戌　上崩于乾清宮

翌日發喪頒遺詔

七月丙戌上尊謚曰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

弘孝莊皇帝廟號　穆宗

九月壬寅葬　昭陵

上天資純粹寬仁大度改元以來黜不經之祀罷無用之作鐲非藝之征絕無名之獻除煩節冗恤困疏冤獎遺逸汰濫刑供潛藏省掖庭嚴肅近侍有犯盡法無貸言官觸怒終蒙釋遣舉大閱之禮以討軍實申失律之誅以正戎事是以窮廬大漠之長貢市不絕蕭關撤柝

之孽。傳車自請。鏁言者數。請修御便殿召對故事。從

之許。然端凝厚重。不殺自威。優崇輔弼。羣力畢收。守

祖宗之法。無紛更約束之煩。先儲貳之教。爲長久治安

之計。蓋清淨化民。庶幾漢帝。寛仁馭下。比迹宋宗。雖享

國六年。而貽謀弘遠矣